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4 OCT 1951

06

T 5470 / 1140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六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壽序

吳幼日先生六十壽序

代叔父樓郵公作

高郵吳幼日先生以今年十月某日為六十之誕辰其從  
子次及將稱觴以壽而請序於余余辱與先生交最舊又  
同官翰林其出處大略相似故知先生為深次及不以序  
文請於今之名公鉅卿而獨以請於余此蓋先生之志而  
余固不得辭也竊惟國家以科舉致天下之材固願得  
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而用之而格例所限徒顛倒於  
冥冥不可知之中而莫能以自必所謂老成長厚敦樸有  
道之士千百而不一得焉苟一有出於其閒則當貴重而





愛惜之抽揚拔擢以為國家棟梁柱石之用而因以督率風厲淬磨天下之人材乃往往沉淪抑鬱屈不自振而反不得與少年浮薄輩爭一日之遇此有識者所為發憤而長歎也夫科舉之格塵以為進取之資其得失固不在此而自服官以後其人材高下較然別白固無所假借於其間然公卿以下至於列位各分其職其謨謀論議不盡聞於上而是非予奪常制其權於毀譽者之口雖有扶世導民之具移風易俗之方皆默默無以自明於是屈伸進退與夫人材高下有不能以相符合者此自世之樂育人材者之責而僅謂科舉不足以致天下之士亦其理有未盡者矣先生少以進士入詞館其文學辭章迴絕於人而寬通樂易不為崖岸飭躬砥行謹謹自守無纖毫缺失此

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千百中而一有者也而入承明之廬典金匱石室之藏亦駸駸乎嚮用矣乃徘徊翱翔幾三十年而卒以不極其仕凡與先生同進者皆已登九列躋三事赫然光顯於時而先生漠然不以為意也余嘗觀古來跣跣豪俊之士自負其材多叫號詆訐以發其憤憾不平之氣同時之人往往畏而嫉之故無用力者惟余亦然余雖不敢獲罪於世而踈放直率闕於周防蓋嘗退而自悔矣至於先生獨不能有以解也先生恂恂退讓不少自矜競與人交輸寫心腹賢愚無所失世莫不推服之而亦有所不合豈夫屈伸進退固有命焉而非人之所與耶然自士習日敝爭以趨走承順為工其逢迎媵阿盡力以求速化之術相襲以為故常而有退然其閒一無所與者



則莫不笑之且疑之矣先生之不合於世也亦其宜然也  
先生今年六十家居者四五載矣聞之四十曰強而仕五  
十曰艾服官政年七十而後致事則夫七十以前皆強仕  
服官政之日也唐杜甫氏敘太宗致治之盛而曰文物多  
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余甚躓其言  
蓋貞觀之政盡備於此則夫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國  
家不可一日無而古之治君賢主所以整齊風俗扶樹道  
教者未不自於此也今之士大夫其碩德重望蓋無以  
踰於先生而先生之年則尚未老也一日 聖天子收召  
遺逸擢用廉退開延英以來四方耆艾魁壘之士先生應  
詔而起以文學侍從參經綸密勿之功於國家重熙累洽  
之化必大有所裨助如古巫咸傳說之為者書曰公其惟

時成周有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此余所以惓惓有望  
於先生也歟先生家居以來絕口不及世事悠然自放於  
山巔水涯之閒與田夫野老為伍蓋已相忘於出處之異  
而余惓惓如此者為天下計不為先生計也昔賈誼汲黯  
不遇於世君子惜之或者謂老其材以有待夫漢之文帝  
武帝皆三代以來不世出之主非棄才者其於賈誼亦深  
相知矣則或者之言猶信 今天子聰明神武奔走馳驅  
一世之材以効天下之用鼓舞變化有萬萬過於漢之文  
帝武帝者則其屈伸進退有未可以尋常概論也而先生  
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公孫弘年六十尚牧羊菑川澤中鄉  
人強推起之不數載取宰相封侯弘之功業無足道而其  
遇不可謂不奇矣先生有位於朝又非弘比也余之出處



前後略與先生同而以七十之年絕無所用於世則先生不猶有待也乎此余所以為先生祝也先生通籍最早而大半家居其施於閭里有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凡行事多可稱述余皆略不道而獨著其出處之大者蓋所以致余之意次及持余言歸以示先生亦必有慨然太息於此者矣是為序

### 劉竹峰七十壽序

余少與劉君竹峰遊君余從表兄也莫記其相遇之始至今蓋五十餘年矣余寡交遊性又懶出唯君家去余不數武晨夕輒相過凡夫寒暑晦明風雨以及懽忻憂虞阨窮愉佚無不與共者故余與君交為最深今年夏四月十日君七十之誕辰二子宋聲唐州謁余請為文以壽君固辭

不肯當而一子之意不敢以已余自歸里後不復能執筆為文然與君交最深其知君莫若余者又惡可已於言乎君家故為邑望族自職方公以進士起家與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領袖東林為理學名臣家以益大兼山公弘菴公累葉忠厚守其家法而不大耀於時至於君四世矣君少穎異稜稜出眾弘菴公篤愛之以為可繼職方公之後君亦力自奮厲不紹前聞的緒是承淬磨底厲期於成就其為文謹守繩墨不少自馳騁而汪洋澹泊有雍容和穆之度見者皆稱嘆以為不可及顧久之猶不遇至戊子始與鄉薦而弘菴公已即世矣君常以不及見為恨也君自是澹於進取再試禮部更不復就試其後選授池州府石埭教諭亦以老謝不往君常言職方公以道德氣節高一世



白曰... 卷一六  
僅為博士官及遷職方公以病不能赴自幸承藉先業庶  
幾得備朝列與論議之末而在苒歲月無以効其尺寸為  
悵然者久之然君特偶有所託云爾實未嘗以是措意也  
昔宋咸平景德嘉祐慶歷之盛其治可謂極矣林君復魏  
仲先之流生於其時略與杜范韓富諸公相先後杜范諸  
公功名勲業震耀一時而林魏以隱逸終其身乃後之論  
者亦不以出處顯晦有所軒輊於其間也君值仁聖之代  
重熙累洽之時優游里閭歌詠太平其於職方公之教亦  
可以無媿矣君治家有法度區畫井井條理秩然而時有  
所縱舍其負君者多至數十百金君無所問或以是誚君  
君亦不答也嘗以訟事被累其訟君者忤悍甚諸司符檄  
狎至而君自如或謂君曰吾為子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矣

子何怡怡然也君笑曰吾第聽之耳其後卒無事人以是  
服君之量也君少事弘庵公謹謹致孝左右無違處昆弟  
閒和協無閒言待諸姪尤篤有恩誼其於族黨接遇以禮  
有貧不自振者賙給之無所惜君年既高而於事多所綜  
練有以事來質者必為剖判是非無所回互而大指歸於  
解釋至於往來交際一以退讓不一較也君教二子不專  
以文藝嘗稱引先世遺訓今二子克自樹立有聞於時可  
藉以繼職方公之後矣近年以來君以家事付二子獨與  
二三老友為香山洛社之遊每當酒酣歌呼談笑淋漓不  
厭其意氣猶如年少時也君耳目聰明筋力强固不類六  
七十歲人或稱漢申公轅固生皆以八十九徵用公孫  
弘初舉賢良罷歸復以文學徵是時年已七十矣後為宰



相封侯以是為君祝然余之知君則深矣此非君之所願也職方公所著有緒言離騷經纂註君嘗為較定刊刻又其時與文文肅公姚文毅公劉忠端公多有往來文字君嘗欲收拾流傳以貽於後此可以知君之志矣人生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耆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由今日以至百年尚遥遥三十年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嚮道而行中道而廢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忘其身之老也蓋古之人所汲汲者如此則以是為君祝其可乎余少君僅六歲又同與鄉薦奔走馳驅二十餘年猥以冗末受上厚恩無絲毫報荅俯仰高厚祇增慙赧里居以來聾聵益甚且不能不以家自累其於君有深羨焉今執筆為君壽不徒以應二子之請亦欲以平昔所致於

君者為君申言之君其舉一觴而誦余文以為侑必為我道然而一笑也是為序

湯尺舫七十壽序

余與尺舫湯君交舊矣大兄岸堂少壻於君家余因之得從君遊蓋在垂髫時至今逆數之歷五十餘年矣余性寡合同邑中交遊不過十數人或以文學或以材能或以行誼大都性情相類而趨向不相遠至於敦樸淳固渾厚純懿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心所推重者惟君一人耳即十數人亦皆以為弗及也君為松崖先生之令子以厚德世相傳而君尤加謹焉處家庭閒雍睦和順從無疾言遽色待人一以誠信謙下退讓未嘗有所爭較於財利無所訾省而斤斤自守保持先業無所失墜



時與友朋談論衆競喧囂各自馳騁君獨默然閒發一語或不能盡達其意衆以為笑君亦共一笑而已略不以為忤也每歲之秋合燕賓朋至五六日酒肴精潔禮節周詳聞者爭赴之率以為常其往來酬酢與否君不復記憶閒有侵侮君者其待之亦如故也平居渾渾不見圭角而是非邪正井然於中有不合者謝去不復近邑中亦莫不服君之厚德雖有齷宇鬼瑣之流固不能有加於君也君少善飲然不喜以酒角勝有強之者亦不辭朝夕閒常自酌悠然獨醉頽如也當君少時風俗近古諸前輩猶在子弟循循守規矩君居其閒若無甚異自是以後日以益敝後生鋒出皆以驕侈相尚狡詐相賊害蕩然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而君獨守其舊其敦樸淳固渾厚純懿廩廩乎有前輩之遺風足以搘拄一時邑中有所矜式昔之所稱善人君子君足以當之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君自少至老常持一意於世俗機械皆所不曉故無所嫌惡於人而人亦不甚忌嫉之真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陶元亮云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以君之生平行事可以想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末俗紛紛如百千蚊蚋狂鼓於塵埃汙濁之中其不足以當君之一笑也矣君今年七十媻戚將稱觴為壽君謝不肯當余從子敬倚君甥也自歸德以詩來稱壽君之子鴻治穎含右衡亦固以請乃來謁余為序余辱與君交五十餘年鴻治為余從子壻余兒箴聽箴傳與鴻治右衡又為姻家余孫希韓君孫壻君孫緬東又余孫壻也雖老且病誼不可以辭乃為

前輩之遺風足以搘拄一時邑中有所矜式昔之所稱善人君子君足以當之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君自少至老常持一意於世俗機械皆所不曉故無所嫌惡於人而人亦不甚忌嫉之真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陶元亮云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以君之生平行事可以想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末俗紛紛如百千蚊蚋狂鼓於塵埃汙濁之中其不足以當君之一笑也矣君今年七十媻戚將稱觴為壽君謝不肯當余從子敬倚君甥也自歸德以詩來稱壽君之子鴻治穎含右衡亦固以請乃來謁余為序余辱與君交五十餘年鴻治為余從子壻余兒箴聽箴傳與鴻治右衡又為姻家余孫希韓君孫壻君孫緬東又余孫壻也雖老且病誼不可以辭乃為



叙其大略自以為知君者莫余若矣頃嘗念交遊十數人者今惟四五人在皆六七十歲人矣蒼顏白髮筋骸氣力遠不及昔時閒居相對未免有垂暮之嘆余則謂不然禮曰人生百年曰期頤人壽固以百歲為期今年雖七十距百歲尚三十年相與追逐上下亦尚足以自樂而無庸預憂於來日之不長也或謂余曰子妄言之是必不能爾余曰固妄言之且子又安知其必不能爾也昔三閭大夫慨然於往者之弗及來者之弗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余非敢望如廣成子輩庶更得二三十年共為太平之逸民以盡山林泉石之樂是亦事之所有而非蒼蒼者之所甚靳也試以此聞於君其亦為我道然而一笑矣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少以文字馳聲黌序閒屢試不偶未老即謝去鴻治昆弟皆能文章敦行誼諸孫英英繼起必有大君之門而成君未竟之志者此固理有必然而反近於世俗之常談亦不復為君道也是為序

### 杜翁八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加惠天下存問耆老七十八九十者賜粟肉絮帛各有差於是有司奉詔旨從事四方幽隱山林谿谷之老莫不咸被上之賜寶應杜翁夔甫年八十矣既受賜於公堂其子姪輩將侈而大之以為寵榮乃於今年設弧之辰請余言以紀其事因以稱一觴為百歲之祝焉余考之禮經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傳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夫三老五更皆卿大夫之致事者其位尊其德隆天子憲焉乞言焉是以執醬執爵祝咽祝哽其恭也固宜至於庶老則蓬蒿枯槁椎魯樸野之人耳又何養焉而禮之記養老也曰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未嘗以別異之也於是知先王之貴年也抑余聞之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故堯舜在上則其民仁壽此非有以增益之也其時德澤洋溢天下洽和膏露降百穀登三光全寒暑平無水旱疾疫之災無天札疵癘之患民得以優游遂長盡其天年而期頤耄耆者多矣先王重民之數拜而登之於天府而引戶校年於庶老尤不敢一有遺焉蓋以自考

其所謂敷錫厥庶民者而又非徒貴年已也今天子至治隆盛和氣翔洽德潤四海澤被草木天壤之內物靡不得其所休息涵濡者四十餘年矣故雖以寶應小邑而奉詔旨食賜粟衣賜衣如翁等者數十百人歲時伏臘翁率其儔龐眉黃髮後先閭里閒此真太平之盛事而非僅一家之榮也翁為人淳樸不曉世俗機械類古所云無懷氏葛天氏之民者夫雨露之養灌溉之滋其受之未嘗不同然以枯木朽株而望其發榮滋長難矣翁之壽也固國家休息涵濡之所及而翁之所以受之亦自有其本焉不可誣也則由是而九十而百年以至上壽詎可量也歟以翁子姪之請余不可以辭乃為推禮經洪範之義以著國家久道化成之盛而并以為翁祝云



姚聖功壽序

昔黃帝與岐伯俞跗作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原人  
血脉經落骨體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而用度箴石湯  
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由是人得以無札瘥天昏而  
共躋於仁壽之域然其書不傳晉皇甫微士謚以素問九  
卷靈樞九卷合之得內經十八卷之數唐王太僕冰是之  
其說蓋或然也周秦以來有醫和醫緩扁鵲倉公之屬屢  
見於史漢志扁鵲內外經白氏內外經各數十卷今所傳  
者秦越人之難經而已白氏無所考說者謂秦越人即扁  
鵲也史記倉公傳具載治驗而其術不傳至後漢長沙太  
守張仲景機始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方大較推倉公越  
人之旨以上溯於黃帝岐伯俞跗其書奧衍宏深與素問

靈樞相左右後頗散軼晉王叔和纂序之然其書雖存而  
得其意者則鮮矣自魏華佗吳普梁陶弘景北齊徐之才  
隋許胤宗唐孫思邈之流皆以醫名於世而罕有發明迨  
宋仁宗時命諸儒校醫論以布之天下而張氏之書乃大  
顯學者多所誦習至於金元河間劉完素守真氏出始因  
仲景之緒言而益振之明五運六氣之行以極溫涼寒熱  
燥濕之變由是李明之杲朱彥脩震亨繼起明之原易資  
始資生之義而以土為萬物之母於十一藏中獨取脾胃  
為根本彥脩則究觀於陰陽羸乏之數而以陽常有餘陰  
常不足為說皆斟酌依放以發明仲景之意而素問靈樞  
之指亦無餘蘊矣有明薛新甫已薈萃群言更加裁斷著  
醫案二十四種其言簡而明約而易守而同時王宇泰肯



堂則又謂薛氏一用己意刊削古方為非是別著證治準繩一書俾因病以考證因證以檢方二書並行而其途轍乃歸於一余嘗讀其書明白通曉可按以施治而轉疑夫仲景以來精微之蘊有不盡於此者昔李明之師張潔古氏朱彥脩師羅太無氏彼皆以聰明絕世之資遐覽博考靡不通貫而猶勤勤於師終其身不去此其師弟之閒講解授受必有非書之所能載者然數百年以來師傳中絕世未有潔古氏太無氏其人則夫因醫按準繩以追尋守真明之彥脩之遺緒而素問靈樞之指以不晦於天下固世之所重賴焉而未可以易遇也吾邑姚君聖功以醫名其學主於醫按準繩二書以治疾多竒中吾友某病熱幾殆矣衆咸束手辭不可治乃往請君君時已被酒至診脉

大言曰是即可起一二劑愈矣衆愕不信藥之果立愈此余所親見他多此類君於醫未嘗有所擇取有請者無不即往祁寒烈暑不少自暇逸常居善藥貧者輒與之不取其值邑中貴賤賢愚無不樂道君者而君為人坦易無城府與人言無不信邑有事多藉君為解後卒無異辭居家兄弟雍穆相規勉以善温厚退讓與之處者從不見其有疾言遽色其隱德篤行又如此蓋不徒以醫名矣今年某月某日為君六十初度之辰余與君交舊矣而君季弟標昉從余遊乃因以請余文為壽余不可以辭竊惟醫道缺絕久而君熟於薛王二家之學則有以窺夫仲景以下之微言秘旨而庶幾識乎黃帝岐伯俞跗以及越人倉公之傳不僅為一邑之所重賴已也故余掇其本末以為君告



亦君之所樂聞者至君之為人則不僅見於此余故併著之使邑樂道君者有以識君之大略焉

聖功里醫也余家時延之其弟從余遊因請為之序聖功蓋未足以當此置篋中已十餘年近日邑中鬼怪橫行人爭以醫名而死於醫者不可勝數思聖功不可復得矣又其言於醫亦略有發明因錄而存之

### 喬汝寧壽序

喬君汝寧以今年八月十有一日為七十之壽辰其姻戚某將往為祝而以序言屬於余余固知汝寧者又以某之請不可以辭汝寧少貧不自振無半椽之居一畝之產以為資藉而勤身約己辛苦經營以殖其生俛有拾仰有取惡衣菲食不肯妄費一錢浸漸積累不二十年遂以起其

家家致千金蓋自是優游閭里以享其成者又三十餘年矣汝寧鄉居以田為業又時逐什一之利微貴微賤與之上下而汝寧所以自致者則不以此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春秋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此其居身治家之大指也汝寧家既饒裕不遇求贏餘未老即以傳其二子二子亦能世其守汝寧焚香茗自娛而已然亦不肯少自暇逸時時有所檢督姻黨閒聞汝寧有心計多以事來議者汝寧推校纖悉必為之盡人皆以是重之蓋其始終之所遭遇如此而汝寧亦可謂甚幸矣余嘗論士君子秉清潔之操厲狷介之守不肯毫髮有所指取而困於俯仰之無所資於是其氣不得不下其志不得不貶雖必不以是喪失其生平而摧折挫抑不得以自遂者多矣而又日見



夫親族鄉鄰飢寒窮困流離僮急之狀欲少有以潤澤及之而卒限於無可如何而止其悲傷壹鬱切怛憔悴世之人不盡能識也倘如汝寧之所以自致則所以養廉恥之心而長恩愛之誼者豈少也耶許文正公言學者以治生為急此正精於義利之辨蓋有以治其生則於世無所求無所求而後辭受取與皆得以自行其意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足以自樂使無簞食無瓢飲無陋巷之居必欲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則顏子亦有不能如陳仲子之所為者矣故吾於汝寧有取也抑又聞之凡人之相爭生於不足而苟其有餘則雖冒沒輕儇之夫未嘗不自愛其身而不肯以輕棄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今之人倘皆如汝寧之所以自致

則衣食無缺俯仰寬然羔羊朋酒足以為歡遺秉滯穗足以相及閭巷無暴桀之行鄉亭無岍獄之訟矣故吾尤願以汝寧風也太史公序貨殖傳以子貢為稱首而下及於洒削胃脯之徒班固氏有譏焉以汝寧之所自致非有陶朱猗頓之竒冶鑄畜牧之盛而謹身節用浸漸積累以起其家其於子貢萬萬不逮而遠過於洒削胃脯之陋矣是太史公班氏之所深取也余嘗從汝寧問治生之術其經紀科條本於勤儉皆人人所可到又勞始而逸終固人之所甚羨而卒不能者荒於嬉費於侈為目前之計而不復為後慮也嘗見世之皇皇求利者毀廉隅冒法禁而為之如猛獸擊鳥之發父兄師友有所不顧而其所得多緣手散失終身勞苦無以自給以視汝寧不大媿耶凡汝寧之



所自致自士君子以及閭里之民皆所當取以為法故余每樂道之蓋穆然於豳風七月之指而不數范子計然之書矣某持吾言往以張於汝寧之室汝寧有族弟曰念堂先生者為時聞人其議論與余常合是日當亦遇此試一取而覽之其必慨然有感於余言也夫是為序

曹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石梁曹子允平以書來京師為其母王孺人七十壽請序於余允平吾邑訓導曹先生之從子也允平以先生故時時來吾邑與邑人士遊余因以知允平今允平之請也重以先生之命不可以辭乃為之序曰孺人幼端謹嫻於禮教其于歸也循循執婦道甚恭於織紵組紃豆酒漿之事無所不習生平無嬌麗之服珍玩之飾中年夫子早卒

綱紀家政纖悉不遺教育子女具有法度允平以文名四方不墜先人之訓者孺人力也余觀古之紀烈女者多載慷慨激烈奇偉瑰異之事以為炫耀而尋常日用之行則略而不著余甚惑之彼慷慨激烈奇偉瑰異之事必其所遭之不幸蓋曠世而一遇至於尋常日用之行則固人人所可法者如之何其略之也今孺人之所立若是不必有赫赫可稱道而可以想見溫良淳懿之德幽閒貞靜之儀矣是不可以無傳也顧余於此又有感焉 國家仍前代之制分天下為十四道而江南為大其地跨江南北風俗錯雜往往不類自江以南趨輕靡好華飾米紈綺繡純麗之服甲於天下地多佳山水男女聚會擾雜無別其女子彈絃跕躡游媚富貴率以為常其俗之敝甚矣而江北廬



州鳳陽諸郡質樸儉陋勤農桑務本業婦人以貞信自守雖嫻戚罕相往來有先王之遺教焉吾邑於揚州為屬縣揚在江北而當舟車之衝商賈輻輳民衆且富其俗幾與江南同而吾邑以狹隘貧薄之故為少能以自守而今亦幾非其舊矣邑之西與鳳陽盱眙天長接境聞其風教常嘆仰之舉以為吾邑訓如孺人又其卓然者是尤不可以無傳也昔二南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謳吟諷誦於以風化天下而考其詞多婦人女子之事蓋天下之治必本於家人書美釐降易重咸恒自古聖賢未有不注意於此周之盛也以漢廣行露變其前日之俗為治之極至於數百年後邶鄘之間猶有柏舟綠衣之以節著者教化之所繫如此今舉孺人之事發揚張大以傳而使江以南曠然一變其俗盡如江北諸郡之為者則風俗美教化成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非小也已余既著孺人之事以應允平之請而并附其說如此以示曹先生其亦將深有取於吾言也夫是為序

范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代叔父樓邨公作

自設制科以來歷唐宋及元吾邑無顯人明有天下三百年中其科者不過十餘人而已近歲號稱極盛科名之盛至與吳越大郡埒 國家作人之化軼於前代矣往余居鄉時邑子弟多以文相從質問故余得盡識其人其瑰瑋雋竒之材累累相望而傑然特出冠乎群倫者則范子公選穆菴二人為之稱首焉余每見其文輒欣賞移日以為必連蹀一時增吾邑之重而又竊念其以孤童單弱不及



被先人之教訓又非有師友淵源之素而克自樹立如此愈嘆息以為不可及後余兩兒與公選穆菴游乃為余道其母胡孺人之賢所以成就其子者於是知二子之克自樹立固其有以自致而實皆賢母之教然也昔漢儒傳詩之義以騶虞麟趾為闕雉鵲巢之應而推其功於后妃之德紫陽朱子非之以為妻道無成豈后妃所得而專夫二南之化本於文王自非后妃一人之力之所致而至於時勢之變固有獨專其事而不容以辭者則無成之云詎可以泥論哉孺人為渭虹先生之配和淑莊靜姻黨多稱之其事繼姑盡孝終其身不少閒相夫子以禮比於少君德耀焉渭虹先生既早世諸姑懦弱有風雨漂搖之恐而孺人棟持家政綱紀嚴密不少失墜其誨兩子甚有法度督

責磨切朝夕不少懈范氏自叅議公以後累世不大振孺人常諄諄焉以趾美前人無忝先烈為訓其言感激奮厲聞者莫不悚動二子之克自樹立底於成就者孺人力也夫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納酒漿籩豆脯醢禮稱女子之職不遇如此而史冊所傳竒節偉行類皆出於遭逢之不偶有非人之所常值者以孺人之所為其事最平而其功為最大固非女子之職之所能盡而比於古之竒節偉行則亦未可以高下較量也今年七月為孺人六十初度之辰二子寓書於余請予言以為壽余不得辭也顧以二子負雋材不一遇於時而於世俗所以為親榮者閱閱之華飲宴之侈交游會聚之光寵未有一焉王荊公云賢者道彌於中而褻之以藝雖無祿與位以為親榮而親之心



亦喜無量此姑以慰人子之情云爾君子銖視軒冕塵視  
金玉即窮約困頓無不可欣然受而獨於所以為親榮者  
與世俗之情殆不能以少異則以是推二子之思其亦有  
不釋然也哉語有之譬如農夫是蔗是藜雖有饑饉必有  
豐年二子之才其必遇於世無疑也所不可定者遲速之  
閒耳而吾邑世家舊族如仲如張如朱皆漸以光顯矣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是當為二子券也二子何歎焉河之  
源出於崑崙歷二千里至於龍門積石而後大江之源出  
於岷山歷數百里至於大別九江而後大其源遠者其積  
厚其積厚者其發遲叅議公距今已百年磅礴盤鬱之氣  
必於二子發之而又適值吾邑顯耀隆赫之時機會之來  
可旦夕俟也今孺人年方及耆由是而耄而耄而期願將

親見其子追蹤叅議公之盛以無負平生之望異日者余  
亦將執筆紀其閎閱之華飲宴之侈交游會聚之光寵以  
推明賢母之功之大信余知人之不謬而益以著吾邑科  
名之衆并非吳越諸大郡之所及也其有以必之矣是為  
序

喬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幼時嘗聞諸長老言往者邑中歲饑維石喬公出粟數  
百石煮糜粥以活饑民邑人感其德余竊心識之比少長  
已不及見維石公而猶及見喬氏之盛也維石公子頴如  
公阜如公皆謹謹自守承藉世業以高貲冠鄉里而長孫  
烈公公性慷慨喜交游飲酒至數斗不亂賓客盈門有古  
豪士之風於是時邑中稱鉅族者推喬氏余先大父與頴



如公為姻家而先君與卓如公之子元夫公為文會與烈  
公公遊從相好也余侍先君側見元夫公烈公公時時往  
來元夫公克守家法烈公公則多材略談論縱橫意氣偉  
然竊意喬氏之興未艾也乃歷數十年間而老既凋謝烈  
公公亦早世唯元夫公之子吾友松華以進士起家出宰  
邊邑亦不大振而諸子姓繁衍衆多支分派別譬如百圍  
之木枝葉扶疎其閒不無旁落不齊之數而較之於昔亦  
往往不逮矣余自先君即世後僅以歲時謁元夫公而烈  
公公則以病不獲見迨後奔走四方不相聞者久矣及歸  
里中以耳贖謝客而烈公公之子棗洲系洲乃辱顧余以  
母張太孺人之壽序為請於是太孺人年八十矣余病後  
於文都不復能作顧念先君之舊輩行今無一在者唯太

孺人以高壽聞俯仰今昔有槩然於中者不敢以固辭也  
太孺人為虎臣張公之女張公文學冠一時以孝廉宰開  
建治績稱最其教家有法度太孺人親承訓誨以婉婉稱  
歸於烈公公順備和理甚得婦道烈公公既喜交遊四方  
之士多過其門供饋無虛日太孺人具酒肴皆手自調理  
極豐潔出筐篋脫簪珥以佐其費無所吝烈公公中年得  
末疾起居飲食皆恃人太孺人扶持左右晨夕不少離積  
十數年無一日之懈而又棟持家政教育子女井井有法  
度吾邑諸世族素以勤儉持其家自與外邑多婚媾漸染  
其俗寢以浮侈中饋之事漫不復理至於冠髻衣履多為  
新異太孺人獨守其舊不變也蓋嘗讀詩周南葛覃芣苢  
諸篇其所言委曲纖碎皆治家之常務而盛世治平之化



與夫閨門貞靜幽閒之風有可想見者太孺人奉前人之訓為宗黨法則蓋有先王之遺教焉而當吾邑波靡之餘巋然獨存是固典型之所貽留而不可以易視者也昔屈大夫賦遠遊欲鍊形制魄後天而老以觀反覆無窮之事太孺人自少至老所見於喬氏前後之故亦略備矣今日華堂燕坐子婦奉觴於前追念生平幾如異世亦必有槩然於中者而盈虛之數往則必復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以維石公之厚德閭里歌頌至今不忘烈公公以雄材偉抱不及大有所為後之人必當有食其報者今萊洲系洲文與行克世其家其於是乎在太孺人當及見之此余所以尤為太孺人賀也余老耄多忘少時事尚能記憶一二於太孺人之壽而備及之因口占授兒子使書以為序

雖於太孺人之懿行未能發揮萬一而通家故人之誼則附見焉固非為泛然頌禱之辭也

劉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今天子御極之初陛下 詔書飭厲有司表揚節烈歲歲

舉行母或怠於是 有司奉 詔書惟謹歲以為常四方幽

隱靡不畢達至九年吾邑劉母王太孺人張孺人夫婦以

雙節上聞 詔書旌獎如著令鄉黨閒尤咸以為宜也王

太孺人余先從姑母而張孺人為表弟遜脩之婦是年張

孺人六十矣嗣子勗魯請為孺人壽孺人屏鉛華絕宴會

已數十年堅却不肯當至是月 詔書下適值孺人設帨

之辰勗魯不敢以已也乃謁余為孺人壽序余惟張氏自

戶部公以來號邑望族以文行世其家而孺人為樸庵公



之孫女絅庵公之女歸於劉為贈布政公之孫婦禹左公之子婦鴻臚公之從子婦余先君子受業於樸庵公余以先姑母常往來劉氏於鴻臚公絅庵公皆獲侍言焉又辱與鴻臚公子封事昆弟絅庵公子穎南昆弟交好故於兩家之事為詳今雖病不能文然不敢以辭也因口占授兒子使為序余往日以歲時謁見先姑母姑母方以弱年守節遜脩在側纔七八齡耳未幾冠有室先姑母時為余稱孺人之賢乃踰數年而遜脩又蚤世姑婦相依倚煢煢一室冰蘖自誓咸以大節著見者為歎息悲傷之然是時先姑母年已高居屋西偏奉佛精懇專心禪誦朝夕膜拜不少輟家僅自給無所訾省獨孺人以一女子主持門戶上奉孀姑下為嗣續計於委廢單弱之中節衣縮食浸漸積

累未嘗有所憑藉而增益廓大家日以起於是人莫不嘉孺人之節而又以服孺人之才也余嘗偕穎南以事至先姑母所先姑母渾渾無所可否孺人於房中為穎南指得失剖決明白詞氣壯烈無少假借穎南不能難也余以是益竒孺人自後余奔走四方逾數年歸再謁先姑母則見列屋凡數十楹家之隙地無不營構輪奐高華陳設肅整異於往昔先姑母指示余曰此皆吾婦之力也孺人性淡泊不憚華侈其區區竭力為此專以為嗣子地鴻臚公雖累世貴盛而家鮮贏餘至是孺人之所成就幾與鴻臚公埒矣孺人以辛苦墊隘之餘積數十年黽勉艱難以大其家雖無風雨漂搖之恐而前後所守執其意不變人亦莫能以奪也故尤以孺人為難孺人奉事先姑母委曲纖悉



無不周盡比後病痢數月朝夕侍疾不少懈洗滌廁踰皆躬親之葬祭之事一切皆如禮自奉薄甚常蔬食不肯費一錢而撫愛最魯甚篤所以順適其意者未嘗有所恡惜其於家事有所操縱取舍不專專以儉嗇遇親黨皆曲有恩誼時時沾濡及之余於孺人事不甚詳厯述其大略如此其謂孺人賢且能明道理識大體蓋邑之人人無異辭也余少侍鴻臚公公時方中鄉舉家故鮮薄經營百費皆自鴻臚公出支左誦右埒荼為苦而所以奉事寡嫂者甚備閒日輒自袖百餘錢予遜脩別市果餌以食迄後官京師常惓惓不忘余常以嘆鴻臚公之厚德劉氏之興未艾也今先姑母與孺人之所立如此於鴻臚公有光矣昔太史公為管晏列傳僅論其軼事歐陽公為王彥章畫像記稱其善用竒南豐曾舍人為顏魯公祠堂記稱其歷忤奸而不悔此皆古人之深意今先姑母與孺人之節焜耀一時載之詔書傳之史冊人人所共知故余敘孺人事於此略不著而特著理家興業劬躬燾後之詳以為世風最魯嘗從余遊小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余於最魯有厚望焉孺人通古今明於大義最魯其以余文誦於其側必有慨焉太息者亦當有以識余意也是為序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六終

外孫張治先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七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祭文

祭汪柱石先生文

嗚呼當制科之初設將掄選於豪英爭奔走以趨赴咸挾策而橫經孰不殖而有獲惟茂實其滋榮乃循襲之已久遂混濁而不清倖吹竽之多濫絀鼓瑟之無成嗟高高之莫問誰與鳴其不平曰自古其如此徒流涕而沾纓惟君閱博之識魁傑之才泱泱浩淼萃嶽崔嵬追古人於伯仲鄙一世以嬰孩獨專專於文字一掃刮夫煤埃徧綴緝以紬繹自杼袖於予懷其光輝如日星之出其雄壯如風雨之來其駿快如六馬之馳驟其雍穆如八音之和諧儼高



文與典冊信經國之鴻裁會凌空而直上超八紘而跨九  
垓視彼紛紛之餘子何啻驂騶山子之與駑駘惟績學之  
日茂曾誰氏之不如顧蹭蹬而失路一不得策名於薦書  
朱紫紛其混淆玉石一槩以無殊此時命之不猶豈尺度  
之或踈乃年往而歲徂愈厲志之弗渝雖屢逢夫饑饉常  
自勤其蓄畬穿穴窮乎甲乙諷詠逮乎朝晡慨壯圖之未  
遂詎蟲魚之是娛昔平津與少傅皆以舊德而耆年膺顯  
融之新命著勛名於簡編景前脩之未遠冀來茲之可傳  
至皓首而加厲日有俟於騰騫乃十上而不第竟痛憤而  
莫官顧桑榆之將及恐齎恨於九泉積平生之勤苦邈若  
長空之飛煙獨抑鬱而誰語竟一病而不痊嗚呼今之小  
了織人卑庸疵賤僅章句之粗識曾詁訓之莫辨競矯首

而厲角忽鸞翔而豹變謬大言以駭俗謂得失其必驗世  
固有信其然何名實之易眩惟懷抱之瓌瑋不克爭雄於  
一戰恒屈心而抑志僅憫默以自遣是不免於訾謗而庸  
詎知夫高下與後先彼夫三年大比之期固將以進賢而  
退不肖言語文字之間已不足以鑒形而辨貌而况妍媸  
好醜更貿亂而顛倒試眇舉而高觀曾不足以為一笑徒  
使竒偉豪雋之士沈溺汨沒其中老死而不能以自耀嗚  
呼進退得失之際固非人之所為而天之所制任運數之  
偶然彼冥漠其誰記而獨怪夫彼此之間何巧有以相戾  
豈蒼蒼之好惡判然其與人異世徒見一人之不遇非有  
甚損於世而不知崇長鄙夫之心銷磨壯士之志老成寢  
以凋謝典刑遂以覆墜後生小子直以勤苦為無益而束



書而遊戲學問之絕於天下而安能不深懼夫殄瘁也君以孝友居家以忠信與人慷慨而磊落卓冠乎羣倫凜乎鄉邦之望有前輩之遺風壽已逾於耆艾家不缺於廩困有二子之英異及蹙濟之諸孫欣為善之有後可無為之悲辛而余獨反復於其遇合之故以想其志意之所存竟泯泯而長逝終冤酷而莫伸使九原而可作猶將誰誦而長吟歷千齡與萬代卒抱恨於奚論為同聲而一慟君聞乎其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 祭朱湘淘文

嗚呼自文公之歿六百有餘年既支分而派別孰沿流以泝源凡四書詩易成說之垂於世者僅視以為兔園之冊而文集語錄之流傳者皆付之蛛絲魚蠹之塵編抗異論

而不顧競詆謀夫前賢即有傳扶道教力遏橫潰祇以枝拄門戶而於堂室之華奧窔之秘槩乎未有以窺其全也惟兄資稟恬粹學問精醇早歲盡屏衆好而專專於武夷雲谷之遺文網羅散逸剔抉糾紛咸聯絡以貫穿常融液而沈浸莫不究其指趣剖其義蘊至於延平授受長沙磨切從來之所不講而獨為之反復以推尋體之於身驗之於心如相告語如聞誨訓而實有以見其用力之次第淺深於是渙然自信收斂愈密涵養愈純會通夫龜山門下相傳之指而上溯於主靜立極之本原此固兄之所自得而饒仲元何子恭以後抑未之聞也乃更取友於四方以講明其未闡近者面相質問遠者書相往還其求之也殆徧而卒不得其所安或局於旁蹊曲徑而失之偏滯或肆



為大言狂說而公然欺謾久蓋知其無所得而反而求之  
考亭之書也益篤意於研鑽為敘次其歲月併編纂其行  
事著為成書傳之其人藏之名山遵刪述之遺軌懸日月  
而不刊其於陸王同異之辨尤竭力以距閑析之也不厭  
其細言之也不厭其繁彼以德性問學分途者既已操門  
內之戈而始同終異之說名為排斥而實乃推波而助之  
瀾兄則探其囊篋摧其羽翰指陳剖決判然如黑白之殊  
別而斷乎不得以相干此又勉齋北溪之所未發而程練  
江陳清瀾之不能望其藩垣者也兄少承家學涉歷宦署  
凡行政治人之規模俱有以得其大端而刑名錢穀之細  
碎亦嘗為之裁決而區處故於同安南康臨漳湘潭之治  
蹟悉詳陳而備具將以施之天下以見儒者之實效而所  
以脩於身教於家者亦可略窺其措注出入周旋整齊而  
嚴肅既循循於規矩往來酬接信厚而退讓皆歡然其無  
所忤近歲以來方伯連帥知其賢者方將羅而致之上位  
而兄超然遠寄自以衰頹而不足以有所與後生晚學景  
仰高風爭趨席下得一言而可行如久寐而忽寤朝夕講  
誦互相誠諭幾幾乎竹林滄洲之勝迹已湮而於今而復  
舉忽龍蛇之告災痛巫陽之莫訴羣俵俵其何依徒泣涕  
而瞻慕是進無以見於世而退又無以傳於後也豈非吾  
道之不幸而學者之所大懼哉余以庸虛辱從兄遊申以  
婚姻之好兄之所以告戒勸勉者蓋亦無所不道而鄙性  
昏惰無所成就而茫然其已老矣兄之厚意猶惓惓焉所  
云收斂凝定之功深潛純一之味時時舉以相詔雖嘗從



事而顧覺一己之難克且又年齒衰暮而甚恨其不早也里居而後竊於章句文義之間有所尋討而知尺寸之差起於分秒輒不自揆願與兄上下其議論以定壹是為學者表而答問往復疾病乘之其語未竟而兄乃不及再見余之書橐也自茲以往有疑而誰與之釋有誤而誰與之考耶質之不振誰與策其疲驚私之未除誰與絕其憧擾耶落落遺篇其誰之能續茫茫墜緒其誰之能紹耶衆言淆亂如水之在地誰為之峻其防羣邪高張如火之於原誰為之止其燎耶兄所患苦本非不起余病杜門未及往視旬日不見遽至於此失聲長號淚落如洗紀行琢辭自後死者之事而耄年荒陋其果能發明道學之懿以載之銘誄也兄之處世最為坦夷終始完人不見瑕疵蓋棺論定可無媿辭凡所著述傳世無疑兄其奚憾余言非欺長短偶爾相去幾時惟死生之異路遂從此而永訣想話言之莫酬直一慟而腸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鹿沙文

嗚呼余輩之同學也十有一年於茲居則相依行則相隨即奔走分散於四方而精神志意之流通者無日而不思惟風塵之瀕洞嗟事勢之乖離相與唏噓太息涕泗交頤而君獨振迅蹕厲不肯少自抑挫規遠大以為期彼世之笑譏罵侮噂沓論訛殆不勝其異辭庶一日出其含蘊以焯暴於天下俾庸夫小子慙赧悼恨於所見之已遲此固君之素志夫何生之不淑而遽止於斯惟梁棟之既壞諒榱桷之難支為之震驚眩掉廩然不能以自持而戰藝之



白曰章字高 卷十七 五  
場說經之席念君之不復見將俵俵其何之嗚呼凡今之  
世蚊蚋蛙黽以聚以散疇則如君之豪凡今之世戈戟矛  
鋌胥戕胥虐疇則如君之真恒放懷而自得直抗志以超  
群雜詼嘲於歌嘯每酒酣而益振一切成敗得失進退舉  
不足以撓亂乎其中至於友朋之誼親戚之情倉皇急難  
扶服死喪不啻疾痛之在體而為之吟呻蓋其律身應物  
大都放依於規矩繩墨而孤行立一意不概徇乎流俗之  
所云云嗚呼以君之宏放縱逸可以傲睨王侯凌鏢卿相  
而不能博一日之名以君之洞朗軒闢可以綿絡宇宙牢  
籠古今而不能保百年之命謂蒼茫之無端疑屈伸之未  
定乃一棺以戢身遂畢生之已竟慨人事之殺亂若衆醉  
而未醒彼嚚昏之童孺僅略曉夫餽飭且章句之莫辨妄

乞靈於殘賸顧摩高而厲空維意氣之獨盛悲斯人之苦  
刻經磨研之幾更眇濁世以遐觀鼓偏絃以自絙修淒斷  
其中絕遂泯默而莫應欲矯首而高呼竟莫莫其誰聽嗚  
呼衆萬之生同於澌滅腐爛而頑懦貪劣苟且之輩自造  
物視之亦以為草木鳥獸而無所省記若夫竒偉卓犖之  
士其出也決不偶然則雖困苦之摧敗之而所以宛轉成  
就之者必有以炳耀於終始今於君之歿既不使張皇馳  
驟以發抒其所為又不使優游沉浸以追逐其所志遺文  
未著於時休聲未流於世徒悵悵於無窮卒坎壈而長逝  
天之生斯人也而斲之如此何其自相乖刺而幾不知所  
以為計也嗚呼君之事業文章既不克顯其什一區區淺  
見薄識好議論短長者必且掇拾其得失惟余數人習君



白田草堂文集卷十七  
之久知君之深有以信其生平之實雖幽明異路而炯炯  
此心常可以共質異日編君之詩述君之事俾來者得以  
髣髴於篇章吟咏之間而英靈毅魄所為壹鬱而不伸於  
當年者猶躍躍其如或出也在昔靈均之溺長吉之歿莫  
不為之悲痛而摧裂而千百年以來焯乎其若光輝於星  
日君之所作即未必其追駕古人而亦卓爾一時之哲齊  
彭殤於一致曾何歎於瞬息九原之下當有以洞然於其  
際而迴視夫熙熙攘攘犬豕狐兔之羣詎忍與之挨肩而  
疊跡可揮手以即路棄萬事而長畢嗚呼君之臨絕琅琅  
遺言好為誄辭以慰亡魂而余也思纏綿以瞽亂心惻愴  
以悲辛執筆再四叢雜紛紜強杖淚以綴緝更淋浪以霑  
襟想笑談之如昨緬顏色之猶存裴徊顧慕蓋已相忘於  
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烈女文

嗚呼忠臣義士貞婦烈女之重於天下也久矣蓋宇宙正  
大之氣常有所留以維持古今之終始天地之所以不至  
覆墜人類之所以不至泯滅者有此也若烈女之自立者  
不其偉哉方笄總而許字初結言於佩褱以標梅之未墜  
曾未獲於同行乃夫君之無祿遽中道而逢殃嗟兩髦之  
我儀恒憫默而神傷欲奔走以弔哭有廉恥之大防心怍  
怍其不已屢涕泣於空房悵音容之未識悲前路之茫茫  
維歲月之遷流誼不可乎再更持帨巾而太息知壽命之



白曰草堂字高 卷十七  
弗長託衰經於素紵每矯飾而深藏念二人之我憐恐此  
意之或彰卒慷慨而一決竟之死以自明此其精誠之志  
壯烈之節可以貫白日而凜秋霜厲一世之頑懦植萬古  
之綱常彼夫熙熙攘攘摩肩疊跡者其誰不死而烈女之  
死也歷千載其有耿光嗚呼女子之貞操多見於書傳之  
所記或以禮自持全節於從容之時或以義自裁致身於  
危難之際而烈女之所處皆於此其有異即從父母之命  
而諧媒妁之言亦先王之所許而君子之所無以議乃赴  
死其如歸從夫君於下地蓋不肯少有假借以自緣飾其  
所為而期以必遂其志至於用意深隱哀痛幽墨終不自  
言而千秋萬歲之名亦其所不屑計此固近古以來所莫  
得而儷也嗚呼吾邑自秦漢以後唯臧陳之是仰乃寥寥

其及茲若偏絃其獨唱慨義風之已邈後生小子眇不知  
其所向而百餘年來貞婦烈女如戚如戴如涂如朱累累  
其相望也而烈女之所就為尤尚矣方將尊之俎豆建之  
綽楔發揚光大以傳視夫蒙面易心犬豕狐兔之流使之  
愆然汗出自悔其前而感激奮厲而興起者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淮海之閒有義風焉則烈女之有裨於教化非獨  
為閨閫之賢也嗚呼烈女已矣抑亦可以無憾矣嗚呼哀  
哉尚饗

祭安溪李相國文

代遂寧張公作

嗚呼天純佑命維嶽降神是生賢輔蔚為宗臣重熙累洽  
世際隆平公於此時實秉國均在 帝左右密勿經綸綜  
括宇宙綿絡古今弛張翕闢斟酌運旋霖雨舟楫記功明



禮受命篤弼施及無垠我聞在昔伊陟巫咸天壽平格保  
又有殷漢則丙魏宋則范韓寥寥異代公也其倫政在養  
民厥惟知人股肱耳目爰闢四門奔走承事剔藪搜原棟  
梁榱桷小大具營收拾遺逸加以磨研一士未顯寢不獲  
安如疾在體為之嘔呻水有溟渤山有昆侖衆所慕仰異  
響並臻抽擢其尤冠於倫群魁壘耆艾道則益尊屏黜浮  
華完我閑闕旁招俊乂國有典刑江河之坊風俗以淳公  
之體道不以自名有的其緒系於洛閩苞含同異軌轍咸  
遵不隘其塗用集厥成搜擇融液惟醇乎醇經學之興盛  
於宋元考亭以後原遠末分箋疏繁芴互相糾紛流派瀾  
漫寢致沈泯公為蒼萃折衷羣言釋諸疑滯合於大中曲  
暢交通兼總條貫為歷遡之千百年前至於今日秘蘊以

宣 帝學之奧天縱聖明公惟承學謹載所聞微辭隱義  
于 帝其訓期無失墜演繹發揮摹畫典誥綴述皇墳尹  
朱望散見知之傳公於斯文一鏟縟章渾渾噩噩接於周  
秦探厥元本統壹聖真芒寒色正五星麗天時俗之衰委  
轡橫奔公力挽之一髮千鈞其書滿家為學者宗公之筮  
仕誼不營躬堅操厲底無纖埃塵叨逢 帝眷寵渥逾新  
明良相遭千載之運敷歷內外古大臣風在史氏記不可  
殫論余所譔次聊舉其凡公之晚節請老邱園寬閒之野  
寂寞之濱躋攀上下優游林泉有志未遂而以死勤夙夜  
匪懈公何憾焉嗚呼某等與公古義是敦自附譜籍垂五  
十年出入遠近有如一身繫惟某等獨知公心當公初載  
時事紛紜莫能自固隕於深淵余則料公必無羈牽松栢



白曰草堂存稿 卷一  
之節著於歲寒厥有成績余言果信浸尋日月年除歲遷  
遂獲同朝恭侍 紫宸閣部之職如車兩輪共協以濟左  
右後先賴公之力庶免過愆公其去我而不少延閒繙小  
錄今幾人存追數往事邈若風煙又去其一能無悲辛公  
之在日不名公功公其歿矣咸望公還匪我之私其後當  
然公之既歿哀榮始終 寵錫稠疊辨護頻繁紀德敘行  
著於誌銘余言莫極僅述哀情公其知乎受此誄文嗚呼  
哀哉尚饗

祭勇峇將軍文 代

嗚呼余觀自古竒偉豪傑之士為國家捍大難立大功者  
未嘗不為之咨嗟而太息况乎當世之所倚庇生平之所  
嚮慕而一旦忽焉以歿其盡傷悲悼之情又何可極惟公

雄毅之材傑魁之畧風雲變化龍蛇蟠屈非尋常之所測  
識而其忠義果敢之氣至老而不衰雖庸夫小子皆有以  
信其終身之大節方寧夏之煽亂奉 簡書而疾入定禍  
難於毫釐呼吸之間蹈春冰履虎尾聞其事者且莫不惴  
惴而縮慄及其從軍西指猛氣奮發料逆孽之可以一戰  
而擒而憤諸師之畏懦恒怯盡無意於報國於是慨然率  
先義聲獨唱 聖明之所嘉許同僚之所嫉忌猥當一路  
之任而僅予以疲散飢羸五千之卒直欲借名於攻戰假  
手於豺虎苟以快其忿憾妬媚之私而無所復恤乃公能  
以弱摧強以少克衆定漢南如反掌取成都如拾芥不啻  
烈火之燎枯蓬飄風之捲落葉固已顛覆巢居剖破窟宅  
披腹裂股噉腦屠腸而承其餘威者乃得以略取夫毛髮



爪指而自誇為不世之業迨師乘不和勝負反復獨以其  
一身枝柱於傾側擾攘之中城已危而復固軍已敗而復  
全其夷凶靖亂之功尤非短材所可及兩川剋定直抵滇  
池其時環寇之師十萬縹城之期九月咸視之如毒蛇猛  
獸之不可嚮邇而飽食優游不復計其何策以剪滅公乃  
相觀形勢籌度機宜聚米畫沙無不周悉顧轉以戾夫蹙  
縮退避者之心而排沮抑遏不使其鋒穎之或出卒之豺  
牙密厲虺毒潛吹始授公以偏攻之任委公以自効之力  
遂乃鬪生死於穴中決安危於幕上芟夷兩寺席捲二橋  
大破其藩籬盡刈其手足由是醜徒震驚瓦解魚爛兇渠  
授首降旗夜豎曾不踰時而掃刮七八年來狂狡抗拒之  
逋賊蓋嘗考其始末公則耕之耘之炊之餼之迨乎啟甑

而轢釜也乃皆以給於他人而不知誰之所得嗚呼昔之  
諭諭訛訛溷淆臧否者大抵皆在黑白未分之日苟其功  
成名就勒鐘鼎而銘旂常則向者笑譏讒謗輩亦皆舌卷  
而口塞從未有奇猷偉烈焯然暴著於天下而顧加之以  
莫須有之辭誣之以不可活之罪宜乎公之扼腕椎心呼  
天以號泣然而天知吾忠 上知吾直伏讀 褒嘉獎諭  
之語足以信後世而榮子孫彼區區祿秩之崇卑亦何關  
於得失某誼屬通門情關密戚乍聞訃而驚心獨流淚而  
沾臆竊以知公之心之深得公之事之詳竊紀敘其大綱  
恐不免於漏百而掛一而追思其言談詞氣如在目前庶  
幾英靈毅魄不消泯於窀穸而長往來於錦里之旁與商  
山之側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勇畧將軍文

代

嗚呼天柱摧頽地維圯震星拆中台山移左鎮溟池之水  
魚飛缺環之灰月暈穀城一去枕留黃石之書斜谷無歸  
沙擁武鄉之陣遙遙四極魂兮誰招渺渺九閻天乎莫問  
敬陳哀誄之辭少佇雲旗之聽惟公特稟英靈獨鍾竒偉  
略觀大意恥為章句之儒自喜全材常挾風雲之志當勁  
羽之方騫值洪波之驟起典客見竒於滕公護軍素稱於  
魏子屢膺偏校之師輒摩虎兕之壘塞旗奪幟辟易千人  
躍馬橫戈馳驅萬里指山川於掌上不必出之袖中戮鯨  
鯢於行閒何須叩之囊底是以 聖主獎其才能嘉其忠  
義築上將之壇授元戎之寄載簡書而疾馳出國門而展  
誓高牙建纛望斷梟鳴列障傳烽魂驚鶴唳而公則談笑

無違神明不異厲有進無退之心出萬死一生之計慰殘  
黎於下里鼓角清閑馘兇渠於轅門日星炳麗倘稍遲於  
俄頃即已逞其狂獬雖萬夫而莫攻豈一戰之可殫張公  
之平蜀郡孰為其難李令之定涇州未之或逮旣西陲之  
休師向秦關而振武貔貅宿野霜寒萬竈之烟鐵驪連群  
苔卧千夫之羽咸欲前而不前且可取而不取公乃獨抗  
義聲密䟽當宁入蜀之策不問張儀平吳之謀只同羊祜  
奉成謨以先驅遂與眾而齟齬寇獨當乎一隅師不過乎  
十旅裂眦指髮豈憚前行束馬懸車誰為後距部曲有庚  
癸之呼偏裨無丁壬之與墜高昂於橋下或伏其機沉吳  
漢於水中孰予云顧公則義不求全急寧呼助氣吞鉅鹿  
之沙威振長平之瓦箭必麗於六麋劍已摧夫九虎遂平



白馬之巖竟通金牛之阻敵來解甲熊耳齊鞍行未齎糧  
成臯據米合上軍與下軍分左拒而右拒荀楊不叶咸狐  
疑而相猜賈寇交爭獨抑鬱而誰語破月峽以直上詎云  
白刃當前執螯弧以先登不謂一人可禦徑路五尺攀絙  
通塗懸水三門揚鞭飛觴衝風之卷秋葉何以加茲烈火  
之燎鴻毛又安足數由是傾其窟宅則藩籬無所施張潰  
其腹心則手足無所枝拄聲燁赫乎百城功高駕於同侶  
遂乃馳騎金標渡舡斧畫直羈夜郎之侯旁畧冉駹之屬  
驚禽猶呼困獸未伏乘我無虞狡焉肆毒公更設七擒再  
連三覆皆瓦解而兵消不亡矢而遺鏃歷觀攻守之功允  
矣古今所獨若夫建寧之城昆明之郭曾不足以為寸莛  
乃亦自同於尺蠖聚謀則幾成水火度勢則憂同猿鶴公

賈其餘勇奮其長畧人皆唯唯我乃諤諤探穴以揮戈植  
門而振鐸煬之以火魚沸於湯震之以雷燕離於幕彼技  
殫而力窮直神沮而氣索互相蹂躪自為攫縛降旛夜豎  
三軍歌兮爭獻捷而論功孰不愧而不怍嗚呼公秉是丹  
心至於白首摧鋒陷陣公則居先策勲行賞公乃居後未  
有推揚之疏屢落萋菲之口據鞍之年七十意欲何求投  
行之疑三人事莫須有幸賴 聖慈之明得免網羅之咎  
且慰諭之愈勤更褒嘉之獨厚休息林泉之閒優游耄耄  
之壽才與賈鄧相後先功與鄂褒為左右將論行而易名  
垂青史以不朽某薦蘿託誼松柏貽芳乍承凶而驚悼忽  
流淚而浪浪誦椒蘭之賦詠龍蛇之章公實獨勝乎古人  
而亦何恨乎九京顧儀型之既邈僅寤寐之難忘念斯人



之不可見為之愴怛而徬徨奠單杯以太息冀一酌乎椒  
漿庶來格而來歆或在上而在旁嗚呼哀哉尚饗

祭漢章二母舅文

代

嗚呼自古溫良醇粹之士其淳德懿行有以維持世之元  
氣使不至於淪散泯滅而是人亦往往為造物之所獨厚  
蓋倣詭異常者或少近於刻礪行則高名則盛而輒逢其  
多疚此不可以為天之不平而實推本於其所自具至於  
忠厚退讓仁人長者之流固羣生之所賴以常存而福祉  
之集於其躬者不啻如水之趨而輻之轉覽往昔其若茲  
歷千載而不謬乃今於君之歿而竊痛其不可以究也惟  
君少而穎異為文章卓絕倫等闡繹夫閩閩濂洛步趨於  
歐蘇曾王超然不為世俗之所囿而其行事忠厚退讓溫

溫乎仁人長者若陳仲弓王彥方之於今而再遘事父母  
孝待兄弟友接媼戚任以恤與朋友信以孚其他所遇賢  
愚愿險什伯千萬之不齊皆歡忻和洽而一無所怨讎即  
或戈戟盈前羽檄狎至以无妄而召災匪自我而致寇循  
循焉愉愉焉未嘗以少經於意而委蛇從順不肯為蚌鷓  
之爭與蠻觸之鬪惟渾渾之寸田常勤勤其自耨類大璞  
之不雕曾何假夫刻鏤赫胥大庭之遺民坐春風而飲重  
酎彼鄉里之奇衰咸聞風而縮首遭俞跗與扁鵲施砭石  
與鍼灸去闇昧之幽谷獲光耀於清晝則所以維持乎風  
俗人心者若是乎其德之盛而功之茂也嗚呼以君之文  
與君之行宜其騰騫萬里激昂青雲示之天下以為準式  
庶幾其大有所補救而困厄之摧折之至於白首僅乃一



遇卒以諸生老而不克以底於成就譬豐山之九鐘終不  
及夫清風之候常寂寞而無聲竟懷響而不一扣思夫國  
家之設爵位所以礪世磨鈍而如斯人而不獲試亦何用  
夫纍纍之印若若之綬且嘗縱觀於消息盈虛之故生殺  
減益之由孰有積而不得施孰有善而不獲祐乃君之不  
幸而適逢其賢賢也或謂善之積者其善長報之遲者其  
報遠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君之二子英異茂特文與  
行皆世其家他日奮起於時顯揚光大君之志必有以伸  
君之報必有以副然而追錫之寵褒贈之榮姑以慰人子  
之心而茫茫九原耳何所聞目何所覲徒想像於杳冥恍  
惚之中而仰瞻椽桷俯察几筵并惡知夫果有以饗其味  
而歆其臭也夫使果有得於後以為報而蒼蒼者天挾威

福靈爽之柄其遲速之閒胡不少有所轉移令其親見之  
而顧不以及於其身俾仁人孝子之情徒冤酷而莫告且  
紆紆者流不盡覩其反復熟爛以究夫天定勝人之所極  
而致疑於善惡吉凶之茫不可考此余所為反覆太息而  
不能不以為造物之咎也嗚呼君家自上世以來積德累  
行至於練江曲江兩公而益大至於今蓋猶食先人之澤  
而遺風餘烈亦往往非其舊矣賴君之存有如岫嶽之碑  
岐陽之鼓猶得以尋倉之鳥跡史之篆籀而昊天不弔欲  
我善人使夫緜緜延延引千鈞於一髮者蕩乎將無所附  
此非徒死生存亡之感而不勝典刑廢墜之憂則夫顯晦  
得失之際其槩言之而尚不足以較也嗟斯人之不作惟  
中心其若抽聊執筆以陳辭涕浩浩其決溜言有窮而情



白曰草堂存禾 卷十七  
不可終僅述一而萬漏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蕤田壻文

嗚呼以子之少也彪炳其事業可以追步乎韓范之蹤馳騁其文章可以仰窺乎曾蘇之指胡昊天之不弔而使子遽至於此余反復思之子不應天死年及壯歲甫登名於一第不可謂太蚤今科南闈榜發子與尊公同捷聞於四城人人稱喜謂令曾祖銓部公厚澤之貽累是有天道顧由春逮秋厯數月耳又奚為乎其顛倒吉凶倏忽誰實尸之而報施之草草嗚呼昔余舟過孟城子來謁余於河干意氣甚偉溫恭爾顏余蓋喜得佳壻故以女歸焉而六年之中時節往還閒隔不見音問回環每矯首而高矚期遠大以是攀地雖隔於百里不啻晨夕之聚懽何降年之不

永而頓使余怛怛乎其難以少安也今年二月余自二千里外歸奔先慈之喪子來視余留十餘日於苦次慰問傍徨而未幾告歸料理行裝趣道以北上值暑氣之方狂僅停舟以半日遂拜別遠行嗚呼誰謂繼此而不可復見乎傷哉子素無恙且耐習勞苦舟行較安穩况同儕有弱軀者而子一病不復愈所謂強者不可保誠有如韓昌黎所云者豈非其數也歟子自離淮後余久怪音書之遲滯廼吾弟補官出都門曾視子於旅邸比迂道過臨漳而子之凶問至歸來為余嘆息余驚聞而隕涕子之家人旋馳以報余而訃音已達里第矣每臨風以灑涕不知其死之故昨者子之价來泣道其患痢者沿路蓋當其離淮時已鬱鬱有疾意嗚呼誠知其如此則當日不揚帆而去也子賚



志以歿應含恨於九原而兩孤尚幼嗣祖父母雙殯在堂  
嗣父懸棺未窆後來者茫茫安所托耶余既老且病方望  
輔於子而子反貽我以無窮之憂煎興言及此可勝慘咽  
余以草土餘生豈能執筆為文詞而縷縷道其中情者不  
自禁其言之齎咨也酒肴是列用弔亡魂號叫千迴聞乎  
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二女文

嗚呼汝生六月汝母見背賴有乳者育於外家余未嘗一  
日得撫視汝也比長與汝姊相依克自成立凡針繭之事  
皆不學而能盥洗澣濯多躬親之余時困甚衣食屢給其  
後奔走四方於家嘗不暇顧迨汝姊嫁汝乳乳依於祖母  
而祖母又病汝卧起侍養不少離余往安慶汝嫁有期不

能携汝以往瀕別時汝悲哭不可止余亦悲甚然竟不能  
以顧也比嫁又以繼嗣故往來無寧居汝性高不能甚下  
人而接物則以和手中無一錢而奉事尊長與親戚往來  
歲時饋問必如禮其勤苦自持有人所不能堪者而汝自  
安之晨夕針繭不曾去手隆冬祁暑無所閒余於諸兒女  
往往多所訓誡故諸兒女皆嚴憚余然閒或為余言唯汝  
從未嘗以一言告於余余性疎亦未嘗少為之經理亦謂  
汝年方少而壻能文章識道理將來必食其福又外孫有  
異質嘗撫之而謂汝曰是兒必大汝門但余不及見也嗚  
呼孰謂汝乃不及見耶余多病不嘗出閭一過汝汝必大  
喜延余坐蓄餅餌以待余余迫於事不移時輒去察其意  
若有所欲言而竟不一言也余以貧故兩妹兩女資裝皆



白曰草堂存不 卷一  
不備意常有所冀可以少償其志及以病歸里無所冀矣而時時念之不能忘也嗚呼孰謂汝遽去余而歿乎汝九月閒來歸日未晡即辭余去余方訝其早歸不意從此遂為永訣也七月汝姊歸汝與姊相持而泣慟甚余謂為姊而慟不意乃自為慟也五月余生辰一切辭絕汝猶私具履襪以致一月前又為餅餌兩盤遺余余謂汝方甚乏胡更具此今尚存筐篋中也嗚呼尚忍言哉今歲夏汝病適值壻病大外孫病汝勉強支持不復能自顧會外孫女病卒家中僕婦又病卒諸事齟齬幾不能自振根本摧折蓋由於此生二外孫意頗喜不一兩日病汝憂之甚幾不欲生迨二外孫愈而汝病矣初病時即為余言若病不可治無為服參藥蓋拳拳為壻計為外孫計而不復顧其身之

死也余治病往往有小效汝初無大證而卒以不痊唯自咎悔以未嘗竭力救汝為恨余年已六十老病幽憂死亡無日退之有言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嗚呼痛哉人生百年若朝暮耳汝母之亡僅二十歲汝二十八歲更二三十年不過瞬息閒長短又何足較獨汝齟齬不合抑鬱以終終其身未嘗有居家一日之樂而不及見壻與外孫之將來有所成就為絕可痛也計汝拳拳之意九原之下痛念兩外孫不知如何今唯與汝壻撫汝兩子以少慰汝而亦不知余之能有以待也自汝之歿已經再旬余時刻未嘗以忘居閒處獨不自知涕泗之橫落蓋有傷心者而言止於此悲而不能以文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次媳朱氏文

嗚呼汝其竟死也耶吾固斷不料汝之死也而竟死也耶自汝為吾家婦二十年辛勤勞瘁以成立其家而竟不享其報以死也耶吾二兒困頓久汝望之日日以甚今幸得之矣而於旬日之間遽至大故而竟不少待也耶嗚呼悲矣不忍言矣吾與汝父最為交好故以二兒壻汝家汝之歸也非有匱篋厚資而節衣縮食浸漸積累遂稍有贏餘吾素貧困屋室褊狹汝與二兒議請自別居吾無絲毫予汝汝未嘗取一著以出也而亦從未嘗有一言及之其厲志自立如此平居無紛華之好嬌麗之飾剪裁縫紉不去於手姻戚往來往往謝弗與惟以治家為急務歷二十年未有一刻自暇逸也近世婦女喜燕遊多踵敝習故家大

族時有漸染汝獨確然守其舊不少變經紀內外條畫井井米鹽凌雜筐筥細碎無不得宜御下嚴而有恩婢僕無敢違教令者子女眾多撫育教誨皆有法度不學古人而暗與之合汝父歿哭泣悲哀如居三年喪汝母老矣汝兄僅一人所居甚邇朝夕依依不暫離同於在室時與姻戚不為世俗往來而恩誼周旋每加厚焉無少缺蓋汝之賢且材如此余所述有不能盡也昔歸熙甫稱谷風之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至於昔蓄御冬事甚微細而亦疊疊言之不厭千載而下可以想見為人婦者之心也吾嘗誦其辭而悲之汝之持家以勤以儉辛勤勞瘁有過於詩人之所云者而中道以亡又如所稱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倖已登岸而操舟



者歿焉其能無大痛也耶汝之事吾及汝姑克盡孝道雖居在外而盥饋如禮歲時祭祀必親來家中吾以先考早歿先妣在日未嘗有甘旨之養於生辰輒閉門不見客比年以來汝乃率先諸婦為治酒肴召諸甥壻為宴會吾力却之不可止吾窮於世久矣每歲時聚集諸兒諸兒婦諸孫孫女濟濟拜跪一堂亦顧而樂之惟以第二女不見為戚戚今又少汝一人非特第二女比也欲如昔日之樂幾未可得矣其能無大痛也耶吾向在京師二兒隨侍幾及一載而未嘗有內顧之憂者以汝在也二兒應試或及一兩月而吾未一往視諸孫亦以汝在也今二兒將奔走四方無寧居吾老且病居又隔遠諸孫煢煢然無所依倚幾不知所以為計其能無大痛也耶汝素強無疾病近年以

生育頻多胎產前後往往有小疾輒藥之而愈今亦猶舊疾也而竭其力以治之卒不可救吾亦自恨其術之不精以致汝於死也其悔之矣然徧延諸醫亦無有能言汝之病症者按古方書以施治率皆不驗豈果病之不可治耶吾不知所歸咎而祇以自咎也汝病後精明不亂劇時猶自起坐整衣裳從無呻吟聲至卒前一日方自謂不治然亦無一訣語汝母既老而諸子女幼小度其意中戀戀亦何所不至而不肯一言其有所深痛而不忍言也嗚呼其可悲也已吾家自吾祖母劉太宜人吾母劉太孺人皆以任姒之德克享高年而伯母喬太孺人叔母張太宜人德與相配皆不及中壽最後姪婦程氏亦以賢稱而早歿今汝之材且賢可以繼太宜人太孺人之後而與程姪婦相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七終  
伯仲亦相繼而歿此吾家之不幸非特失閨門之助也吾  
今既老且病倘尚可延歲月當次補家乘排續吾祖母吾  
母及諸母行事而附汝於其後以為將來子婦準式二兒  
年方壯或者可有為於世暨於光顯以慰汝之靈而諸孫  
皆稟汝教訓庶幾能自樹立歐陽公云惟為善者有後而  
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其足以慰汝也耶其不足以慰汝  
也耶嗚呼悲矣不忍言矣嗚呼哀哉尚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七終

男箴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八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行狀

翰林院脩撰叔父樓邨王公行狀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畝

高祖春湖公諱乾妣謝孺人潘孺人李孺人

曾祖小湖公諱巖妣徐孺人

祖柱崗公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孺人

季孺人

父厚庵公諱凝昂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孺人

公諱式丹字方若樓邨其別號也先世自蘇州遷寶應居

白田世守農業後徙城中春湖公以篤行稱壽百歲小湖



公少棟家政以材能起其家所增廓田廬什伯於舊皆與  
兩叔父共之年未五十卒橐中有七白金秘留以備荒歉  
人無知者臨卒前數日盡出以歸於公無分毫私焉柱崗  
公始治進士業有名令泰和時年八十餘矣謹廉多惠愛  
所經畫皆為久遠利泰和民謳思之至今厚庵公博學善  
屬文九試不遇人咸惜之自春湖公累世以厚德相承至  
柱崗公厚庵公恢大之益加厚焉又以文學有盛名而俱  
以明經老不大耀於時論者謂王氏之後必呂大云厚菴  
公生四子公其季也生有異質穎悟絕出倫等厚庵公竒  
愛之曰是必大吾門同邑孝廉張公拙存以博雅稱有知  
人鑒一見公即曰此國器也以女許字焉九歲能文章十  
餘歲應童子試即冠其軍其後邑令淄川孫公至淄川公

名進士為文有師法縣試得公卷大驚異以為非常人既  
拔第一謂公曰子當有大名於世區區第一不足溷子也

子子受知於督學渝東簡公補附學生頃之補廩膳生歷

受知於督學

虞公

邵公德州田公率前列不至

第五以下厚庵公自少竒愛公至是屬望愈至而壬子乙  
卯戊午皆不遇辛酉丁厚庵公憂丙寅吉水李公視學江  
南歲試第一試詩賦古文詞又第一貢入太學公歷試幾  
二十年試卷出人相傳誦以熟故無不知公者而以不識  
面為恨丁卯始入都時貢法初行四方豪雋竒偉之士皆  
集輦下聞公名久爭願交公而公退然其閒無自矜炫意  
及與公上下其議論莫不俯首嘆服自是傑然為海內名  
流之冠而聲望愈重矣是歲試順天又不遇即以侍養歸



辛未丁劉太孺人憂癸酉再入都大司成  
孫公滄陽張公試輒第一名震太學而新城王公德州田公尤以詩相引重一時宿負詩名號稱巨子者無不推服公出其下乙亥又以營葬歸自庚午丙子己卯皆以病不與試至壬午公年五十有八矣固已淡然於世而顧念厚庵公屬望之意尚有不自釋者比至江寧病猶未盡愈臨期意欲不入裝已就復罷者三四既而慨然曰吾自庚午以來不與試者十二年矣今入而不能終其事即出焉可也吾不可以不入乃入就試次早神思灑然握筆直書七藝文不加點夜漏下三刻已完卷而出公自壬申後多肆力於詩於制舉藝久濶不講經彙絕無所記憶至是為同輩誦其文莫不驚嘆以為奇二三場精神益振文益工公亦自喜以

為必得當也榜發中式第六名時主考  
陳公黃

公同考觀城張公得公卷俱極嘆賞已定第一矣會同考有爭元者陳公與張公皆山東人引嫌不欲爭而元卷又同經故置第六其後陳公每言及此以為幾可繼沂公之後矣未嘗不嘆恨也癸未舉禮部第一總裁孝感熊公澤州陳公石門吳公海寧許公同考新興管公閱公三場卷咸謂此必宿學鉅儒能討論古今潤色鴻業可以備館閣侍從之選非塵以章句自名者及拆號得公名莫不自以為能知人能得士也是時 聖祖仁皇帝南巡江浙會試錄至問會元何如人巡撫商邱宋公對曰此江南老名士天下久屈此人臣敢以為得人賀平湖高公侍側亦奏曰臣嘗見其詩此今日第一流人可以不愧 聖祖大喜及



歸 殿試諸進士舊例讀卷官以十卷進呈公卷在第五  
傳臚前一日 聖祖自暢春苑歸閱第一卷第二卷畢問  
曰會元卷在何名次澤州陳公對曰在第五 聖祖問何  
以知之對曰放榜後臣曾見其所錄文字故識其筆跡  
聖祖取第五卷閱之大加獎許問曰何以不第一掌院納  
蘭揆公對曰以字少小故在後 聖祖曰文字絕好字亦  
去得命尚書華亭王公讀卷王公且讀且贊海寧許公又  
奏臣督學江南時久知其名今日諸人皆所不及 聖祖  
命拆號果公卷又問曰此卷作狀頭天下人服否皆對曰  
無有不服者即命相國京江張公於 御案側書卷面第  
一甲第一名傳臚之日 召至暢春苑 御試西苑觀刈  
麥七言律一首賦得潤物細無聲五言律一首命大書以

進 聖祖覽之稱善旋授翰林院脩撰舊例一甲即授職  
仍同庶吉士教習館考試 特諭王某文學素有名可免  
試公以草茅諸生遭遇 聖主拔之下第冠多士首數蒙  
天語褒嘉備至恩榮之甚未有倫比捐糜頂踵無以報  
稱謹敘次本末貽之家塾傳示子孫永永無極甲申六月  
奉 命纂脩皇輿圖表脩書例用翰林而教習館不開列  
聖祖特命公與焉書成稱 旨是年冬十二月 武英  
殿置局纂脩佩文韻府 聖祖命 孫公愷士摠其事  
而以公及盧公軒副之公時適病未能入孫公奏以公次  
子懋訥代入 聖祖許焉明年春病少愈即入 殿中纂  
脩而未有以奏聞者 聖祖不知也五月差各省主考官  
公隨例引見 聖祖見公貌不甚瘠而久不入 武英殿



疑其避事意不懌先是聖祖眷公厚嘗曰王某學問精博非他人所及也有言公重聽者聖祖曰朕用王某處甚多於耳無與也又嘗論本朝狀元以韓公蒞及公為稱首而同列有忌公聲名出己上者飛謀釣謗無所不至最後座師孝感熊公亦為所間聖祖問文學中何人可用熊公對以某某而不及公聖祖意不能無少疑及是乃奉不必入武英殿行走之命而公遂疏不用矣先是公選拔同年二人同譜一人皆以縣令行取例科道兼補而三人者欲補科選司陳公持之意未決陳公者公鄉試座師也三人以公同年同譜相好託為之言又於給諫湯公西厓坐上作書致之西厓湯公亦某某同年也科臣某既入垣即疏劾陳公以重罪陳公性剛少合選事或行

己意廷臣多嫉之事下法司擬大辟會聖祖自南巡歸

廉知其事聖祖素重陳公得召見陳公具言科臣挾私

陷害以公手書為證聖祖頷之命內大臣覆審公具

言手書始末語與陳公合於是陳公得免罪三人者皆罷

職湯公與同席并奪俸六月公亦僅奪俸一年是時聖

祖未有怒公意而廷臣不悅者滋眾矣及是無有為公伸

理者由此沉滯累年至壬辰卒以罷歸初公雖見疏不用

而聖祖以其文學重之自丙戌散館後命分脩一統

志朱子全書淵鑒齋類函及分校廿一史諸書公援据奧

博考核精密一字一句必詳必慎凡進呈文字手自鈔錄

筆畫端楷不肯一毫苟且以文具塞責至其他分校諸書

甚眾皆掌院學士分諸同官而不盡以名聞其缺殘舛訛



叢猥雜碎及荒遠偏僻人閒不經見之書悉以委公公為之穿穴鉤貫條疏綜括朱墨紛沓旁行細書晨夕無閒不以勞勩辭也其或奉 旨覆校更訂舊時改易偏傍勘定點畫而已公獨研精覃思遐搜遠覽必為摘其疵類正其謬謬諸同官咸拱手嘆服 御賜松花硯一方 御製文集朱子全書淵鑿齋古文羣芳譜各一部公夙負重名晚得一第領東觀著作之職寢以光顯矣而厄塞湮鬱不獲盡其用然以儒學老臣載筆 禁近黼黻鴻猷歌詠太平者垂及十年抑不可謂不遇也罷官後有來慰者公曰某以微末蒙 上厚恩無絲毫報答今又蒙 恩罷歸田里自度犬馬齒衰不復能效用惟願子孫輩宣力 國家以當啣環結草之報他無所計也既歸無一椽之宅以居儼

屋邦上題曰鴻柯草堂囊橐蕭然以吟詠自適不以有無繫念會同年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自縊死有以蜚語上聞者 聖祖命撫軍清查其事撫軍素畏謹必欲排根根株以實其獄於是下吏承迎轉相誣染創為十未可信之說而金典史者并以及於公公以同年僅一入視他無所與其後又誣公有名帖餽銀之事蓋是案所連及皆強有力者而獨公為孤注問官多所指取遂欲藉公以蔽斯獄相與構造流言風影附會於十未可信之外別為裝綴公相誣害撫軍意有偏主徊徨莫定遂於叅奏遲延疏內附及公及某名疏至舉朝大駭賴 聖祖仁明槩置不問僅以遲延下部察議刑部尚書韓城張公以此案體究踰年所連逮死者甚衆而獄辭游移卒無成招今又以遲延展



限是終無定案之期而連逮者無已准例駁回速令完結  
中朝士大夫亦多有為言者於是獄乃少緩而 聖祖深  
知此獄之寃且濫於次年正月 特詔一切省釋 聖恩  
浩蕩闔郡歡呼公有感 恩詩二章蓋紀實也當獄急時  
家兩僕皆刑訊老僕竟以是死風馳霆擊有利牀及膚之  
漸公安坐隱几不為動少閒與友朋賦詩相酬答自若也  
然以高年經歲旅居寓舍偏側重以迫窘寒暑燥濕起居  
不時而公亦自是憊矣惟公以疾病餘年蹉跎晚暮膺  
殊寵掇高科窮鄉下邑無不傳道其姓字以相誇耀至於  
末路橫罹羅織幾陷不測朝野上下莫不為公感憤嘆恻  
而卒未有誦言其事者獨賴 聖明照察曲賜保全其始  
終非常之遇如此生華枯萑盲肌朽骨隆天重地之恩未

知何以仰報世世子孫所宜感戴不忘者也公舊有眩運  
痰疾吳門歸後未半載痰大作時弟懋訥在青縣乃庀俸  
別為公僦屋里中兄懋謀亦病率姪箴輿竭力營辦至丁  
酉冬始克奉公以歸歸時飲食言笑尚如平日逾歲病日  
以劇戊戌秋八月遂卒論者謂公少承忠厚之傳立心行  
事平易正直不曉世俗機械仕後屢經憂患旁觀皆為懼  
懼必公不能自免而公晏然聽之卒以無事暮年優游安  
受榮養則為善之報亦有不可誣者矣公天性淳厚篤於  
孝友厚庵公劉太孺人晚得公愛之甚公左右承順視無  
形聽無聲不敢少自暇逸朝夕侍側融融怡怡從無疾言  
遽色厚庵公督課嚴公稟承家學奮自策厲天資英挺不  
甚假講誦而勤苦不少輟晚年遭遇以厚庵公劉太孺人



不及見為大感往往嘆息悲傷至於泣下與諸兄相友愛  
委曲協和數十年無閒言山立公早卒遺孤幼弱且多疾  
公拊育備至同居凡十餘年公性疎於家事無所訾省至  
於奉嫂字孤勤勤懇懇不以一日怠也遇族黨皆有恩誼  
雖在疎遠亦未嘗有所遺忽自京師歸上冢族中咸集其  
於尊長皆執子弟禮時天方暑或勸其少節者公愠曰吾  
豈以老故自佚耶諸尊長不相見久所宜盡禮吾尚可自  
強汝言非所以愛吾也公意不欲以爵位自尊大而并不  
肯明言其恭遜如此公曠朗軒闢不設城府與人交輸寫  
心腹一無隱匿而亦不為翕翕熟與遊者久而益親喜文  
字飲善談論酒後歌呼徵引古今以策事相角逐而不以  
所長蓋人故語言相侵亦從未之有昔人所稱雖賢愚愿

險什伯千萬之不同而未嘗有怨嫌者公之謂矣公固無  
忤於世而少負名聲謂科第可立致中歲困躋久庸夫豎  
子間出而侮易之其外事牽引甚有以橫逆加者公默然  
受之略不以介意及貴後遇其人如平時或諗公曰某某  
皆得罪公者公笑曰曾有是耶吾已忘之矣不獨不以出  
諸口亦并不以存諸心也襟度坦夷不為畛域閭里間無  
富貴賤貧待之如一寬和樂易人人皆盡其歡凡士大夫  
謙卑巽順不以名位驕人亦往往有之然皆不免矜持以  
博名譽其有不經意肆然自放矣惟公體性自然不由強  
勉校其前後未嘗有毫髮異同也公雖居窮約而憂時憫  
俗常有利濟及物之思得第後俸薄不足以自給而鄉里  
有以窮困來京師者館之於家終歲不厭其或病卒邸舍



者每倡率捐助為之經紀營辦俾得旋里揚郡民有轉徙  
至京凡七八口行乞於市公知之即為醵金以資其歸其  
忠厚惻怛之意出於至誠非有所為而自不能已也公澹  
於進取於世俗罕所交接丁卯以七月入都十月即歸時  
有操文章之柄權勢傾天下士爭趨其門公顧不一往故  
公名出諸同輩上而獨以罷歸癸酉再入都新城王公方  
以風雅主盟壇坫四方奔走如玉帛職貢之會無敢後者  
公至都踰歲不一至其門後殷君彥來以公豐臺芍藥十  
二詩呈新城公新城公嗟賞不置因囑彥來致公意公始  
往謁謝焉閒於座中分賦長篇短什驚采絕豔震耀一時  
諸公多為題品以增聲價而公顧落落也吉水李公德州  
田公皆以試事受知摠裁熊公陳公吳公許公位九列登

三事公以白首門生從容几席講論經義閒以酬詠亦未  
嘗屑屑往來門下也世俗浮薄薰競成風齟宇鬼瑣之流  
爭竒鬪捷詭秘萬狀其有桀驁自高大者亦陰有附麗以  
為根柢而外為崕異以相排迕公居其閒澹然而已仕路  
偃蹇浮沉上一切任之纂緝之暇時與悔餘德尹兩查  
公漁璜周公滄州陳公暨同郡宮君恕堂繆君湘芷郭君  
于宮相唱和若一無所與者嘗自武英殿歸孫公愷士  
目送之曰此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可謂深知公者矣公  
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自六藝九流百家史氏之籍漢  
唐以來名人學士之集錄以及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  
野圃方言地記浮圖老子之說靡不鈔纂其竒辭奧指微  
文碎義為之剔抉其節目通貫其脉絡至於簡編散脫流



傳缺誤詞意結轆字句澁棘人所不能解者公一見而了  
然於心不由師傳自然冥悟箋釋條疏各有本末儒宗文  
師皆自以為不及後生晚學咸來取正析疑解難旁羅曲  
穿反復發明故凡有問於公者如挹水於海取火於燧淵  
淵乎炳炳乎不可以窮也少攻制舉業不顯顯以帖括名  
當風氣柔靡之時而稜稜有以自異雄鷲瓌瑋體氣竒逸  
其於試也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丁卯後不事鉛槧而格律  
一變清真勁健鎔鑄古人而變化出之尤為高絕至於鄉  
會兩闈流於旣溢英華自發縱橫馳騁不主故常有不可  
以筆墨蹊徑論者矣所作古文詞不為摹仿而自有清韻  
雲行水流初無定質近世以文章自名者未能過也四六  
語尤工字櫛句比曲當繩墨而氣質渾渾無刀尺痕迹至

其藻思綺合葩采橫流徐庾王楊遺風未墜其所作最夥  
而不自收拾故無存者公於文章無所不可而尤長於詩  
初受詩法於拙存張公公詩竒崛多不經人道語故公少  
作絕無世俗語言意思壬戌癸亥閒湯公西崖來邑中一  
見與公深交相與劇切討論究歷代之體製萃百氏之精  
華千名萬狀彙而有之沈浸濃郁自成一家蓋奔軼絕塵  
而不可以追矣自李杜而下高岑王孟韓柳元白錢劉溫  
李以及宋之蘇黃范陸元之遺山道園莫不具有其體而  
公所自得則不以形似論也嘗謂詩以吟詠情性而情性  
不可以人人一轍古人各以所長造於其極支分派別其  
源流則一或者乃以一偏之見為之限隔斯亦陋矣其論  
詩取材貴博寄興貴遠味欲其腴力欲其勁要不失賦比



興之旨而中所自得不在文字語言閒故所作宏放峻厲  
高華鴻朗鏗鈞炳耀如韶咸之奏鸞鳳之音雖羈窮愁苦  
悲傷感憤而不肯一為號寒啼飢蛩吟蟬嘶之語覽者可  
以考而知也名人鉅公以詩名者若新城王公澤州陳公  
德州田公商邱宋公皆推服無異辭而同郡郭君子宮嘗  
論其詩曰近代詩人皆以新城公為宗雖材力有高下體  
格有正變要在其函蓋之中無能與角逐後先者惟公高  
騁曩屬別出機杼其精密偉麗遠追二李實漁洋集中所  
未有而馳驟迭宕壯浪恣肆直與宋之眉山放翁元之遺  
山爭勝諸公皆未能及也識者以為知言公名在天下未  
嘗有矜色獎引後進如恐弗及有以文字相從講者淬磨  
砥厲期於成就一字一句之善津津樂道之從未有所訾

議自晦歛不肯表襮所作詩文未嘗自刻行以傳姚君曉  
嵐鄉里後輩嘗以詩稿屬其點定後在揚郡極稱唐君序  
皇之作以為絕倫會自輯詩集亦屬為刊削其通懷樂善  
不自滿假如如此平生交遊甚廣而不為標揚聲譽非噉名  
者所託故雖為後進所宗而庭宇寥寂浮華輕俊之士率  
不至其門其高情勝致亦可槩見於此晚年自訂其詩集  
曰龍竿集曰罽蘇集曰補過齋集曰忍冬齋集曰鴻柯草  
堂集曰梅花書屋集又有集前詩一卷所存者僅什之四  
五至於在揚諸作散軼尤多公歿後悔餘查公乃為敘次  
都為一集序而傳之查公又別加評閱為之揚扝其指意  
疏剔其眉宇所發明尤詳知公者蓋不待後世之子雲矣  
今藏於家公生於順治乙酉閏六月二十日卒於康熙戊



戊八月初六日年七十有四以子京縣加一級恩誥封奉直大夫娶張氏明壬午舉人拙存公之女性嚴重治家有法度以賢行稱早卒誥贈宜人繼娶張氏兵部尚書繩海公姪孫女貢監堅侯公女撫教子女皆有恩誼誥封宜人子二人懋謀戊寅拔貢生辛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懋訥己卯舉人武英殿纂脩順天宛平縣知縣改直隸青縣知縣又為浙江烏程縣知縣女二人適邑庠生劉及歲貢士洪公寰孫七人歲興壬辰進士武英殿纂脩歷任河南臨漳澠池洛陽知縣歸德衛輝知府歲韋歲貢生歲翼附例太學生歲寅太學生歲邵邑庠生歲萃歲六幼皆聰慧早卒孫女五人適湯銘喬武喬豫湯珂喬于廷曾孫九人斯恬斯愷斯慤斯懌斯怡斯恂斯愔嵩高繼程曾孫女五

人公與先公於兄弟中最為友愛少同學出入必偕試輒相後先先公早卒公盡傷甚以不遂其志為恨每誦李義山哭劉司戶黃詩輒為流涕懋竑少孤公撫愛尤篤視諸子有加焉家事銖髮以上皆請於公公為之區畫極於周詳懋竑幼癯弱善病公諄諄勸戒以保身為急其或在外手書盈紙多以為言至今尚存篋中每一發視未嘗不泣下也懋竑少從先公學後卒業於公於經史諸書無不為之講畫指示而於立身行己常反復訓誨扶持引導凡懋竑之少有知識不至荒廢先訓者皆公力也自丙寅後公多以病不與試而懋竑與兄懋謀弟懋訥後出有名公所歸公則喜曰是宜爾也丁酉夏將北上辭公公已病親送



之門指所篝燈謂曰此將以與汝蓋其惓惓不忘之意如此戊戌懋竑在京師公卒不得視含歛比及公葬懋竑往安慶又不得與執紼之役自今思之常痛於心即欲排纘行事庶幾發揚光大以傳而以事體重大不敢輕率因循荏苒忽已十餘年今者疾病幽憂死亡無日懼無以見公於地下乃強為撰述畧敘梗槩老耄遺忘多所缺漏而才力拙鈍文字荒蕪無以稱道萬一伏冀大人先生賜之筆削更為碑銘傳記以垂不朽公仕宦不遂官止六品而文章行誼於國史當次文苑儒林之列并以備異日史氏之採擇焉雍正十有三年八月朔日姪文林郎翰林院編脩致仕懋竑謹狀

遺事

公生而頂有異香經月不散少長耳白過面相者曰當以文名天下其頂有異香懋竑少時親聞之祖母劉太孺人云

辛巳夏界首鎮人夜半起見火光燭天直北盡赤大驚駭徐察之則起於汜光湖中移時乃滅次日問之漁人曰此珠光也近歲頻見之其見必以夜半故人不知之耳事與孫莘老斃社珠光相類又壬午闈中八日晡時有五色雲見於西北見者以為人文之瑞公實應其祥焉

公少與先公齊名淄川孫公庚戌試童子拔公第一先公次之自是擇邑中士十六人月課試之面課者一傳題者六每課第其高下先公與公迭居其首是時前輩講畫相傳矩矱具在淄川公持論尤精密課試後以別紙書論題



論文輒及累幅相與切劘者甚至至今家猶存十餘紙焉  
 壬子補弟子員公第六先公第七名次稍後淄川公頗不  
 愜意比覆試錄科先公與公皆列第一淄川公聞之乃大  
 喜為作詩二首云石鼓初鳴簾業前芹翻榴火照華筵秋  
 帆破浪青溪上不羨機雲入洛年盛朝才士幾騰驤花萼  
 輝生壁水傍自是二蘇能射策逢時曾否說歐陽是秋淄  
 川公為同考官論者以先公與公必得售比發榜皆不第  
 淄川公分校易經房其第二卷王君司龍疑其文為先公  
 或公作拆號非是淄川公及公師弟子之誼甚篤然以公  
 義相取無毫髮私至是論者方自哂其陋也後淄川公入  
 為給事中典試福建先公與公往謁於吳門猶為嘆詫淄  
 川公所賞拔邑中士如郭公子抑成公自菴張公虎臣王

公燕詒皆先後得第去而先公與公獨留落不偶至是淄

川公謂曰子等終致大名非諸子所及也未幾先公早卒

而公卒大魁故世以淄川公為知人

淄川公刻花萼堂  
試牘自為之序

公少英異博涉羣書於制舉業前輩諸大家無不徧覽其

為文奔放有逸氣而俯就繩墨章句妥適見者決其早發

乃自應童子試值歲科并合學使者曠五六歲不一至是

時制防未立率多以賄進者至壬子始補附學生公年二

十有八矣自是三十年僅五試鄉闈餘皆以艱以病不與

諸小試率多第一從不在第五以下惟鄉試名為少後故

顯晦遲速皆有命焉而文章有靈則不以是少掩也

公靜默自守渾渾不見圭角於世事尤濶疎自選貢法行

諸名人皆以標榜聲氣為事多附離以圖進取其後門戶



角立相攻擊公皆與往來而一無彼此故無有忌嫉者而至其互相題表蜚聲游譽則絕不以及公也癸未舉禮部後聖祖自江南回鑿或傳公作桃花詩三十章以獻者識者曰桃花詩近輕薄不可以獻此非樓邨所為傳之者妄也已而果然入館後朝夕勤勤以職業自效於執政大臣未嘗一歷其門武英殿摠裁官皆近臣有權力諸纂脩賢否多出其口公不與之通故無助公者罷官後僑居揚州鹺使曹君子清有詩名招致諸詩人在門下與酬和特嚴重公公未嘗少降意歲時一見而已後使李君某親來見公坐聽事移時公方出公簡易佚蕩不立崖岬非故自高亦其性然也然卒以此不合於世歷官十年朝夕僅自給未嘗有一椽之居十金之產公時自言之惟一笑而已亦無悔恨意

庚辰殿試會試一二名皆列一甲是科讀卷官有不悅公者故列第五先是庚辰讀卷時聖祖於第一甲有所指摘欲以第四名管君昂發易之會聖祖以事起入內孝感熊公仍如前所定聖祖亦不復易也至是乃特命京江張公面書卷蓋以此聖祖知人之鑒所當傳示後世而科名高下一定之數固有不可以人力與者矣公宿負重名又舉禮部第一人皆以狀頭相擬先臚傳一日同年大會於衆春園坐中報至某某一甲一名二名三名皆不及公公聞之坦然諸得報者先散去公猶終席談笑若平時同年以是服公之量也次日至午門內方得報公亦不自喜得第後絕不以科名自負詩文中從無一字



白田草堂存禾 卷十八  
及此嘗記前輩云有狀元公於衆坐中忽自起行數匝拱手自贊曰狀元狀元時傳以為笑以公較之蓋有不可以高下論者矣

公才思敏捷凡所作頃刻立成為制藝率不起草癸亥試海陵時以憂不與試諸友請公文以為式每早拈二題與諸友游行市肆間歸即書二作如夙構者衆莫不嘆服從未嘗作賦吉水李公校士以賦命題公略取諸賦一觀即盡諳悉所作迴出一時之上閒作古文詞一洗虬戶銑谿之習而清雅寬重有古人遺韻嘗作送鄒彥康博士之任當陽序謂懋竑曰此南豐舍人體也表啟諸作尤多然皆不存稿輒為人持去遂散軼無從收拾惟曾刻會闈全卷於二三場略可見其大槩觀鳳一羽識者不能無嘆息云

公居郡城多以詩文相酬答而於尋常士人輩罕所交接又以重聽故不甚能檢下閒有不悅公者會撫軍儀封張公與制府互劾在郡候 旨時制府勢張甚撫軍惴惴不自保揚郡士人不敢望入制府之門而陰奔趨於撫軍者此小人行險僥倖之極思而撫軍不悟也此事解撫軍復任遂以為此共患難者待之厚且藉之為耳目此輩出入署中外以張威福納賄賂而內喜陳閭里細碎事以効小忠久之無可撫拾遂有以公為說者撫軍之疑實始於此其後趙案發於程光奎吳泌兩人者皆不能執筆以資緣倩人代試得中式榜出朝野大譁而程光奎者江淮大賈以任俠有名凡諸疑案雖未明指光奎而實以為罪首迨兩府會審金典史湯以及公光奎財可通神力能使鬼



遂欲藉公以自脫而撫軍又必欲實其獄於是諸小人承  
迎意指并有為光奎用者相與構造流言假借風影以其  
同郡得之間見最真於是撫軍之疑滋甚而卒不可置光  
奎而獨坐公乃并列兩人名以上賴 聖祖仁明槩從寬  
釋是案以無辜逮及百餘人死者什二三公亦懂而得免  
大臣不知人之禍至於如此此當列以為世戒者也 隸卒  
王成  
書辦貴子殿改供誣公改供後又次第縊死問官亦以為  
必有指使滅口情弊而不斥言何人至胖鬚酒飯之說則  
同郡人為之亦  
必有指使者矣

王公令儀吳公元朗公選拔同年也王公東發公同譜也  
而王公令儀吳公元朗又湯公西崕同年先是公已為言  
於陳公矣至是又託湯公促為言故公即於坐上作字陳  
公以公言切勉從之蓋本為三公言其後王公令儀入垣

即擊陳公蓋不復為公地矣當內大臣覆審時不敢不以  
實對非特師弟之誼不可以負而於三公亦非有嫌怨也  
議者或謂公不當累及吳王二公此未深悉其始末者故  
附載之於此

癸未 殿試讀卷官元擬一名汪公紫滄二名查公慎餘  
三名錢公亮工公第五趙公二今第六 聖祖閱公卷因  
及趙公卷故遂并易一名二名授職後公每事多與之議  
趙方盛年以才名自負而公居其上頗不樂公弗察也孝  
感熊公以使事出留妾居京師公問趙可往謁否趙曰此  
非師母也可勿往公從之而趙遂自往謁且厚饋致殷勤  
焉孝感公歸妾以言於公孝感公遂以公為薄於師而趙  
特厚不知適中趙之計也諸事多此類其後公亦知之往



來甚疎而卒卯江南鄉試兄懋謀姪箴輿適皆出趙公門故趙繫郡獄公屢欲往視而不果後乃一入視而趙即於是日自縊幾陷大獄公蓋始終受趙之累亦其數然也

癸未弟懋訥隨公試禮部即留侍養京邸兄懋謀家居辛卯同姪箴輿中鄉試壬辰至京父子祖孫聚集一堂公為

之喜時弟懋訥以纂脩議敘授宛平令改授青縣而姪箴輿成進士公於是慨然曰吾可以老自佚矣欲以病乞歸

而不果旋罷職故公絕不以去官為意而以投老歸田為大幸云

有一詞林前輩年七十矣罷官後大哭或謂之曰君子已中狀頭君可以歸矣何哭為答曰渠自為官我何與焉因思人之度量相越如此

外舅拙存公歿長子亦卒次子方數歲族人不逞者洵洵有謀外姑移居與公相近公左右擁護畢盡其力少長乃

返故居又為拙存公搜緝遺文編次刊刻與內弟無競公尤厚善比歸無競公已前歿猶惓惓念之不置也

公歸僑居揚郡間來里中於縱櫂園集諸後輩及家子弟為文課親為評點定其甲乙嘗曰吾本寒素諸生聲伎之

奉燕遊之樂所未嘗有也惟訓誨後生子弟庶幾有所興起俾前人讀書一脉不至斷絕耳是日晚失新裘一事亦

不為意而以不能常居里中為憾比後歸則公病已劇不復能舉是約矣此公之遺志未究者也

公於學問不為講解而立心制行歸於篤實與人言必告以孝弟忠信敦厚退讓凡夫矜高侈肆輕儇刻薄之語從

不出諸其口居常訓兄懋謀等曰古人嘉言懿行經傳所載多矣汝輩宜勉力効之力量有大小成就有高下不必

自田草堂存高 卷十八 六



其同若夫吾家祖父相傳忠厚之緒則萬萬不可失也又  
曰吾輩家居無力可以及人只一日閒行得幾件方便事  
說得幾句正經話即是見在功德矣古人言勿以善小而  
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此語當書紳也凡訓誨之言不可  
悉記而其大指不出乎此罷官後又謂兄懋懋等曰汝輩  
藉先人餘蔭幸列仕籍為州縣官必勉為清白吏砥節首  
公以無負泰和公之遺教且吾受 國家厚恩無以報稱  
是在汝輩夙夜匪懈靖共爾位以伸吾未竟之志無或因  
循少有曠職使吾有遺恨也厥後貽書勸勉諄諄蓋未嘗  
一日忘云

自春湖公以來舊邑永寧鄉壹畝里書以疎族為之先公  
初卒里書催糧等事輒以先公名為首有侵陵意公大怒  
遂與之絕率懋竑徙籍別鄉故今族皆籍永寧鄉而公與  
懋竑獨籍曹村鄉為懋竑故也從學時一藝成為喜形於  
色戊辰縣試文出公批其後有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之語蓋悼先公之不及見也制舉藝外於書無所不講律  
呂之學不傳蔡氏新書具在時人罕通其義公為之批註  
箋解口授懋竑使識之是冬吉水李公以六律五音命題  
公所作微密詳明同輩無能窺其藩籬者儀禮舊苦難讀  
敖氏集說時尚未出專以註疏未能明了公為之翦剔焚  
亂摠撮綱要後以事中輟至四五篇而已至今憾焉懋竑  
承學為文庶乎不失師法至於解悟敏捷觸手靈通則固  
不能幾其萬一也懋竑少懶不多作詩閒有與友人酬和  
以呈公公以為詩格太癯僅取一二語而已書其上曰須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九  
為翔蛟吐鳳之語郊寒島瘦不可為也又嘗語懋竑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詩以博取為根柢運用驅使少有材力即能為之儉狹孤陋則不可為詩矣譬如用兵糧無百萬之儲士無超石投距之勇雖使韓白將之欲以鼓行而前難矣哉昔昌黎韓公言盧殷無書不讀止用以資為詩蓋謂其用之之小然詩不如是不能工也戊寅在梁溪為懋竑改定古詩十餘首又嘗為張明府作三教堂詩公見之曰邑中無此作也丙申遊梁宋聞得詩數十首歸以呈公曰詩若是多耶然已屬疾不復能評閱矣懋竑親承指授而於詩無所深解嘗欲為公作詩集後記至今未就追述前語蓋不勝默默自愧云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八終

姪箴與箴韋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九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記

新脩寶應學記

寶應學始建於宋嘉定再建於明洪武是後累有脩葺至國朝又更新之以迄於今蓋七十餘年矣閒亦稍為枝柱完缺補漏而傾圮歲久日即於敝壞比年方議重新而以費大卒莫能舉遂寧張侯甫署縣事慨然以為己任捐俸倡始鳩工庀材與教諭吳君訓導劉君主簿蔡君合邑人士之力共為之而張侯以政事之暇日親蒞焉以督其成不兩月遂訖功於是棟宇崇麗門觀顯嚴堂涂齋序莫不峻整丹青黝垩皆應圖法煥然一復其舊矣張侯將偕



邑人士釋菜於先聖以告成事而邑人士來請於余曰願有記余久病不能文且茲事重大刻之金石以垂久遠非徒記興作之本末已也辭弗敢諾而其請不已乃為述張侯之意以告之曰在昔虞夏商周四代之學載於經已略其制蓋不可詳考而教學之法則固具於戴氏大學之書自宋以來歐陽公王荊公南豐曾舍人皆發明之而子朱子諸學記所言尤詳其於道德性命之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學者所以正心脩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固無不備悉矣後之人讀而考之四代之學雖已曠絕亦不啻身遊其間而親聞其訓誨也顧論者以為今之學與古大異即自宋以來且有不盡合者以故學僅同於官署而於古者所云皆廢不復講余綜其實則固不然 國家之

取士懸五經四子以為准式而一本於程朱之訓註士子之所講習無不自於此而經義之文固不離於章句誦說之習然其所稱道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曾子子思子孟子之格言大訓而周張以後演繹敷暢微言奧義亦具載於其中苟能推而明之驗之於心體之於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則與古之學者無以或異而今特以為口耳之資謹世取寵之具至其行事往往謬戾而不合且畔越焉則非所以教者不至而士之學者循乎其名而忘乎其實也 今天子廣厲學宮振興文治所以董率勸戒之者無不至四方之士亦既廩廩向風矣而窮鄉下邑猶有如前所云者則良有司整齊化導磨揉遷革之功惡可以或緩乎夫道德性命之旨語之人人有不盡解而



白曰章句不承  
卷一  
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固人人之所能知能行其  
出入向背較然其可據非有空虛高大滉漾不可窮之云  
以自遁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子存之  
庶民去之苟其盡反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為而蕩焉  
自肆於奇袤恣睢之行吾不知所以自待何如者試於清  
夜之間一自思之必有慙然汗出以慙而不能以頃刻安  
者矣吾邑素號淳樸其子弟多謹飭自守猶有先生長者  
之餘教至於近日寢非其舊閭里間率以詐力相陵暴而  
鬻宇嵬瑣者亦雜出於其中不惟不知愧畏反矜炫焉其  
有一二守正循理之士且以為嗤點而相詬病矣張侯丞  
吾邑凡二年其於人材風俗之敝嘗惄然憂之故其署邑  
事也首以興學為亟蓋將率邑之父兄以訓飭其子弟敦

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恥毋桀驁毋詭詐毋習鍥薄之  
行毋競錐刀之利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無蕩軼於  
法度之外根本既立而以益窮夫道德性命之旨於歐陽  
王曾子朱子所以記學者一一切磋究之體驗而服行之  
則所講習於五經四子者不為空文而有以稱 國家養  
士育才之制由是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必有剛明俊偉  
魁壘竒傑之士起而效疏附後先之用者是則張侯興學  
之意而非徒巍峩其宮廬崇飾其庭宇以為觀美已也張  
侯諱懋恭四川遂寧人為吾師相國文端公之從子貞孝  
先生之子家庭學問具有源流其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侯  
丞吾邑久於邑小大諸務無不諳悉為治廉平不擾不踰  
月而政以成故能以其餘暇親往蒞事周而且速蓋其用



意有在於簿書期會之外者此非今之吏所能及余是以推侯之意以與邑人士共勉厲焉以無負侯之教也吳君諱資生劉君諱大成蔡君諱永春皆有功於學者當得附書雍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某日邑人王懋竑謹記

郭烈女祠堂碑記

烈女諱純姓郭氏寶應人廣東連州知州昂之孫女太學生屏之女也許字喬茂才崇道之子潤茂才郭氏壻其妻於烈女為姑蓋重姻也烈女少淑婉遵禮法姑愛之歸寧輒召之見循循執婦道謹甚姑歎曰他日事我必異於人越數載潤病卒烈女聞之號泣不食欲以死殉太學止一女覺其意傍徨幾不能生力勸阻之烈女曰是不可以為父母憂也乃強起食然自是以後屏居一室壹鬱憔悴未

嘗有喜笑之色凡瑤環瑜珥綺繡純麗之飾皆却去不復御遇壻之祥日則數日不食姑婦相見涕淚下不可止旁觀者咸歎息悲傷之太學常曰女故不言然其意甚決不他許也烈女少安焉既三載有媒妁至其家與太學竊竊語烈女詫曰是豈為我耶我不可以久於世矣即舉平時所服用納之母所曰女無用此也會其姑歸依依左右不忍去臨別謂其外妹曰妹為我強留一二日恐後不復相見也家人皆怪其言然不知其將以死也不數日竟自縊死死後一小女奴指其中曰姊三年來暮必泣持其中反復視已而又泣卒用以死晨起以白繩約髮而以綵線覆之日日如是不敢言也太學解其紕良然嗚呼烈女死其夫之志未嘗以一日忘而遲迴展轉恐傷其父母之心



且又不欲以自明也此其節愈苦而其意亦愈可悲矣昔人著貞女論以為未嫁而夫亡者之可以無死而死焉者其事過於中庸不可以訓乃槩之於烈女則固有不然者烈女之於其姑時時相見執婦道久矣非若納采問名塵為父母之事而不知其身之為誰屬也一日夫亡回面易心委身他姓姑姪之間何以相遇此真豺狼犬豕之所不忍為而謂烈女為之哉一意所激視死如歸苟其有所託以解於天下之口而陰以自便其委曲遷就之私固烈女之所深恥也烈女之處此不可謂不審矣而議者猶襲昔人之餘論格其事不為請旌表是亦不考其本末之故而於烈女之心有所未白也世衰道微正氣淪喪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者往往脂韋沒溺不克自振而節烈之事僅僅

見於女子其英靈毅魄廩乎有不隨死而俱亡者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人心之所以不至泯滅正繫於此而議者猶復云云豈不深可歎哉烈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某日死年十八烈女幼有志操好讀書於家範女誡等篇皆曉解大義每於姊妹談及古烈婦貞女事輒奮曰人生如是足矣後卒如其言死時以巾繞床端坐地上面目如生亦異於人云邑人士嘉其節建祠祀之而余為敘次其事以申烈女之志而系之以銘辭曰

天地之義嚴於家室詩著靡他易稱從一後世不察假借口實匪有異同苟以自飾嗟唯烈女婉婉令儀堅貞自砥之死不移既葬而除固亦其宜我心不許何生之為在昔夷叔采薇西山比於三仁父兄之間高節冠世岳震星寒



嗟惟烈女亦同此歎哀哉已矣自殞其生所不朽者萬世之名孰為短長孰為重輕爰作此銘以永厥聲

墓誌銘

喬君楮堂墓誌銘

君諱崇讓字致能楮堂其號也祖諱可聘明大啟壬戌進士監察御史以理學有大名父諱萊康熙丁未進士翰林院侍讀以爭河工事去官直聲震一時郡人至今德之君侍讀公之次子也家世顯貴為邑鉅族而君少循謹守禮法遇人無少長咸卑下之被服如寒素見者竦然敬焉曰此程夫子也因其行第遂以二程呼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君資稟不異於人而自力學不懈師事侍即湯公西厓於制舉業外時有所旁及質疑問難湯公異之應試海

陵輒自買古書數百卷侍讀公聞之喜曰此吾家佳子弟也丁卯中江南鄉試副榜君於是益自奮厲欲有以繼而世之緒而光大之而又遐搜遠覽將力追古之作者志大果神太勞而遂以病矣君幼體肥甚常自謂壽命不得長及病久不愈乃不復有意於世而一以書畫自娛然君性淳質凡有所為必造其極其苦心憊精反有甚焉者或以止君而君不少自釋也畫宗北宋人山水樹木簡淡閒遠筆墨之外別有雅韻尤工鳥獸蟲魚皆曲肖其生態隸書奇古其師法在唐以上而屈盤帖妥歸於自然是時名人輩出於畫推王石谷輩於隸書推鄭谷口簞以為莫及君獨肩與之齊而不少讓自此以下皆所不論也其行楷尤精逼似涪翁君略不經意而第其品為最病少閒時時取



古人書讀之為小詩清婉有風致涉筆作小題跋筆勢翩翩有前人恣態以病故亦不能以多也君幼以學行為鄉黨所推重既病不復與外人接而居家孝友恭謹退讓未嘗有疾言遽色於家中細碎皆不問而區畫其大者井井有條時稱引古賢聖遺事以教誡子弟皆可紀述考其生平行事循循渠獲中略無蹉跌也君既不治與子業然不能以忘癸酉鄉試畫兩枸櫞贈友人而題其上曰蕙帶圍寬訝沈郎筆鋒銷盡業全荒幾年不屬槐花管一樹撐霄著意黃其寄意如此病革時取平日畫數十卷悉焚之曰此不足以傳也別留十餘卷俾藏於家臨歿命其子鐸曰吾生平未嘗有聞於世今其已矣吾有自置田五百畝可以予學中為諸生膏火之費庶來者有以識吾意也嗚乎

以君之材之學使少假以年必有以自見於世即其不遇而高風遠韻當比於黃叔度徐孺子之流不然而或不厄以疾亦必有所撰著以與李元賓王逢原輩並傳而皆不得有所成就計其臨歿惓惓之意猶有不忘於後世之名者嗚乎其亦可哀也已君生於康熙丙午二月十九日卒於康熙甲戌六月廿八日享年二十有九娶汪氏丁未進士刑部主事汪公諱懋麟之女性慷慨好施與明於大誼無閨閣氣苦節數十年晚遭變故意氣不少衰其議論行事宗黨間傳為法則生於康熙丙午三月廿五日卒於乾隆丁巳十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二子一人鐸四川夔州府知府女子一人適某孫五人于宣于廷于遷于義于還曾孫五人永慶永年永清永錫永泰余少從君游相好也後



約為文會君以病不果與家居歲不三四見君卒之歲養  
疴樂志堂中余館於其西齋時時相遇輒相與論說古今  
議論上下君雖病衮衮不少倦余因以知君之所蘊積有  
蓄而不得以出者而又以察君之行事可謂善人君子非  
特近世之所希有也君與叔弟念堂徵君最相友愛而余  
叔父樓邨公年長於君幾倍矣顧獨竒君才於中表昆弟  
尤相善故君歿時口占六絕句有云生平好友惟兄弟此  
外還能方若知方若樓邨公舊字也蓋未嘗以及余而余  
之知君則深矣自君歿後風俗靡敝日入於衰壞後生鋒  
出爭以竒衰恣睢悖驚凌奪相誇尚欲如君之影響彷彿  
邈不可得而君之殘紙斷練流落人間者寢以散軼即其  
別藏於家者亦不復存矣迄今僅四十年邑中無復有道

君姓字者嘗與念堂徵君言為嘆息悲傷之特撫拾君之  
大略為之傳而久未及作今年秋君子鐸奉汪恭人之匱  
啟君墓而合葬焉乃追為之銘以卒君志以寫余思云曰  
維君之材蓄而未施維君之學誦而未遂凡今之人澆淳  
散樸君獨夷然混沌未鑿中厄於疾有志未就而如所立  
亦足自壽世往風微其誰知之典刑云邈如何勿思我誌  
君墓匪徒以文爰詔來者庶其永存

翰林院編脩蔣君西圃墓誌銘

君諱繼軾字蜀瞻西圃其號也姓蔣氏其先世於明初自  
蘇州徙居江都之邵伯鎮入國朝有諱某者以順治庚  
子舉於鄉至君而遂大顯為鎮冠族會祖諱有紀祖諱以  
直皆不仕考諱鑣太學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張氏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封孺人文林公生六子君其長也年十四補郡附學生尋  
補廩膳生戊子中江南鄉試癸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  
林院編脩以請告卒於家君少穎異不群讀書數行俱下  
為文章操筆立成試輒冠其輩偶名聲藉甚然久之不第  
君於是益自奮厲遐覽旁搜沈浸漱滌得其粹精流為華  
英故其文弘涵演迤日大以肆不肯為鈎章棘句以矜詭  
異而清徹閑雅夷愉和適光油然而幽味淡然而旨讀之  
者流連諷誦迴環而不能自己以其知名久行卷出一時  
翕然師尊之君又以其餘力工詩古文辭皆有師法不同  
時世絺繪雕刻之習然君深自晦歛不以自名學者所傳  
誦行卷而已其他則不盡知也君天性淳篤事兩親孝承  
順顏色謹謹無違文林公以累世不耀而旁支有獲雋者

君少以穎異稱其屬望尤至家故鮮薄不惜重幣延名師  
家塾歷歲不少怠既又築兩圃命君率諸弟讀書其中君  
與諸弟講誦之暇嘗慨然曰其何以慰吾親乎比成進士  
乃曰一第不足榮庶少以慰吾親矣丁文林公憂哀痛不  
自勝竭力營辦喪葬皆如禮既葬遲迴不欲出張太孺人  
曰吾年未甚老汝豈可以吾故而忘汝父身後之榮乎君  
乃承命北上逢 覃恩贈考如其官母封孺人未幾而太  
孺人訃音至矣君於是益自傷以從官故兩親之歿皆在  
二千里外不及親視含殮為終身之恨不敢以昔人所云  
以志養志者少自解釋也一切喪葬皆如前而自是遂不  
復出矣君與諸弟友愛甚摯而所以督課者則如嚴師口  
講指畫以其所自得者反復發明諸弟多所成就咸以文



白曰草堂存利 卷十九 九  
著稱家居後益聚諸子姪教之讀書為文悉稟承家學暇  
時為稱說古聖賢人行事以為法而治家居官往往廣引  
及之間治酒肴與共講論一堂之中怡怡然相樂也君兩  
弟兩子兩姪皆先後舉於鄉一成進士眾以為君督課之  
力君曰此先人教誨餘澤之所及吾何力哉乃哀集諸闈  
墨序而傳之以示子孫無忘先人之訓焉君在翰林靜默  
自守不交接世俗飲食燕會無所與權勢赫奕者不一至  
其門時方破去資格以不次用人進取者多求速化同輩  
中不數年有列侍從登臺閣者而君漠然自如或目君為  
冷誚君為迂君笑曰吾所守如是不可易也及 今上御  
極之初收召遺逸網羅俊乂枯槁沉溺之士紛紛然附離  
而起君方家居又漠然自如在廷啟事亦無及君者蓋其

始終一節不易所守如此故通籍僅三十年家居且大半  
而卒以編脩終然至今士大夫語詞館中鬱有清望者不  
三四人必以君為稱首丁酉京闈君為同考官所取多知  
名士嘗與脩萬姓統譜舊時分校者率假他人手以應文  
備數而已君獨勤勤省覽搜採廣博訂正精詳然主其事  
者循習舊例一視之而已亦不知其異也又充明史纂脩  
官明史開館已數十年前輩若湯潛庵先生汪堯峰先生  
及諸名人史藁尚存但多殘缺殺亂君發故篋為之整比  
次第以資筆削而其元藁將別為敘錄以傳會以憂歸未  
竟其業今史事已竣諸藁皆不知所在識者惜之史既進  
呈以君與纂脩加紀錄二次君既歸又脩江都縣志揚  
州府志發凡舉例悉有依準是非予奪一秉至公其於忠



白曰草堂不刊 卷一  
孝節烈雖寒微之家事跡湮滅者必極力表章之嘗自言  
吾耳目所見聞毫髮不敢有私至於登載既廣或得於傳  
聞有不能盡核者以是知作志之難其斤斤持慎如此山  
東通志久未成書東撫特遣使延君以往刪訂綴緝未逾  
數月遂告竣以四百金為謝君固辭不受請以助賑濟之  
費東人至今傳之君性淡泊於紛華無所好獨喜聚書諸  
生時常苦不稱其志及官京師四方都會聞人有秘本必  
親往求之手目抄錄校正遺脫刊改訛誤又徧訪之諸家  
以求是正晚居邗上搜緝益廣凡得唐宋元人集三百餘  
部大半是鈔本世所不傳者各為之題跋定著正本可傳  
學者君益自喜每於歲暮出諸書於庭陳酒肴而拜之因  
名其齋曰拜集齋自號拜集老人此其高風逸韻邈然埃

壻之外非世俗之可幾其萬一者即以比於古之歐趙諸  
君子亦未知孰為先後也君以文學為職業於時事無所  
與世未嘗知其材比家居地方利害民生休戚無不慷慨  
直陳不以嫌疑自避君既素行高州郡所禮重故所言多  
從者歲大水邵伯堤危甚君力言開芒稻河人字河洩水  
入江堤遂以保無虞比薦飢貧人相聚率以稱貸為名實  
相攘奪君亟言於郡守籲請各憲得米萬石民賴以濟閭  
里晏然在郡城所建白尤眾凡郡有平糶賑粥諸務君不  
惜勞勩嘗親與之區畫周詳民感其惠於是知君之材略  
有不僅以文學著者惜乎其施不遐其流不大也使君得  
行其志必有功業焯烈著聞於當世然其小試如此則其  
所蘊蓄者亦可槩睹矣君卒於乾隆三年十月廿四日享



年七十有一癸巳科進士 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加  
一級紀錄二次娶王氏先卒贈孺人子五人之莢庚子科  
舉人四川奉節縣知縣之華監生之蘭丁未科進士山東  
高密縣知縣之萱監生先卒之蓉監生出繼女二人孫八  
人孫女五人嗣子之莢等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奉君柩  
合葬於邵伯鎮王孺人之兆而來請銘於余余與君少同  
郡學二十年丙戌始相識又兩年同舉於鄉自是時時往  
來每至君家必留飲連日夕在京師前後兩年過從無虛  
日余與世濶疎有事必請於君而君得異書亦必與余共  
商推故余與君相知為深今雖老耄不文然於君不敢以  
辭也為握筆敘君行事追憶生平涕淚下不可止僅誌其  
一 二大者而系之以銘銘曰

風俗之衰壹趨囂競憑虛陵空莫必其命君獨超然固守  
其正泊兮無營歸於澹靜世則我遙於君何病汲冢魯壁  
旁羅殘牘神徂聖伏勃爾以興千載一脉與古人並詩書  
之澤逾久而盛貽厥孫子以永終慶

朱君嵇村墓誌銘

君姓朱氏字天遺嵇村其號也朱氏於邑為著姓自參政  
凌谿公知府射陂公皆舉進士以文學有大名至於君蓋  
七世矣曾大父濁菴公諱渾大父君喜公諱克起父愚山  
公諱嶮君喜公高抗有大節從兄弟有顯者畧不以降意  
時同榜王姓族頗從橫里中里中以為諺至今傳之

諺曰朱門

王進士王門朱進士蓋以王為忘朱為諸也

君少挺特不群君喜公愛之以為

類己長補博士弟子員君為文清思刻削不肯作世俗舉



子語其所發明必造於深微而蕭疎兀傲多以曲折出之以是知之者絕少或謂其違時君笑曰吾學固如是也此丁酉以第三人舉於鄉衆始大服君又笑曰是豈足以為學耶君嘗病為科舉所累不得專意於學至是乃盡屏舉子業取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之書而日誦之將以窮天地之變古今之宜與夫國家興衰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顯晦勝負之由以及於叢雜細碎亦為之考其是非正其得失以為有用之學而又上溯於洛閩之微言得其大指刊磨浮華趨於本實其志為甚大其進為甚銳蓋幾及於成就而不幸遇病以卒君天性至孝與薦後常以君喜公愚山公不及見為大戚奉母太夫人左右無違晨夕不離於側戊戌辛丑兩就禮部試既出闈即僦車歸人怪問之

曰吾親老不可以久離即使獲第踰三年殿試豈為遲耶若其不然則吾已先侍親側月餘日矣所得不已多乎然君自是亦不復就試矣士子自執筆為文則以顯榮為意奔走勞苦往往老死不能自止及與薦其途愈捷其望愈奢其求亦愈亟君年方逾壯太夫人亦未篤老而獨以奉親為重引義自斷如此君與弟若蘧允相友愛家事一以委之絕不問其出入終其身無閒言居家不為嗔斥之行而謹守規矩內外井井皆有法度君面目嚴冷語言峭直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過遇事引據可否未嘗有豪髮假借友朋閒皆畏憚之後生輩見者莫不肅然從君學者於文字外嘗有所訓飭多揺手相戒不敢為非君之教蓋行於家而及於一邑矣從兄湘濤名朱氏之學君暇日即往



與之講論有一字之疑必以質問反復辨難與相上下其平居議論多本於此而剛方之節挺直之操則稟之於天有不可得而屈折者矣昔東坡公為王元之贊云使其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穿窬斗筲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竊謂君足當此語而惜乎其不遇以歿也余少與君交好議論往往相合里居後常倚君為助邑有大政令集議時君獨慷慨發憤剖判是非力與之爭即有觸忤亦無所顧君素行高衆所懼服故不敢與相謦訾而聞其風者亦為之振起邑令某以憂去里人將具呈上官請留之君獨持不可不肯署名或曰得無拂令公意耶君曰此於義不可留他非所恤也余嘗以事與邑令有違言君面質余曰此不可少自屈禍

福天也寧可以避耶余為之悚然自君歿後令益自專事皆操於吏手集議遂罷不復講而後生子弟竒衰恣睢日入於敗壞至有公為攘效橫行於白晝大都之中有司相與安之而士大夫亦無敢訟言其非者余既失君助而又益老且病惟日閉門自守默默不復出一語蓋以是愧君嘗嘆使君而尚在必不至流蕩之若此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乎哉君丁酉舉人卒於雍正戊申三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娶潘氏繼娶喬氏男一人舜年郡庠生女子子三人長適張鈿邑庠生次適潘鶴立邑庠生次適趙宜詵君姪光進少從君學其知君為最深狀君為甚詳余僅掇其一二大者而細行則不暇書後之人讀其狀可考而知也君素有肝疾服涼劑輒愈是歲發尤劇余



視之謂曰人之血氣前後不同涼劑不可更服也君以為然居二日少閒即過余與商訂方藥適余有郡城之行往別君君猶送余至大門外期以速返至郡不三四日乃聞君訃蓋為庸醫所誤故余之悼痛尤深比君葬又以病不及為銘至今一餘年矣遺風餘烈日以益遠恐不復有能知君之行事者故追為之銘以貽其子舜年俾異日刻而納之墓中焉銘曰

在昔孔子時已嘆剛者之未見况降及於末流人人學夫圓轉皆卷舌而固聲各自逞其機變惟君生於百世之下而獨留其一綫抗然如矢之一往挺然如金之百鍊將與古之汲蕭諸君子並而使胡廣趙戒之徒萬縮而自羞其顏面感斯人之不可作遂貪亂之交煽嗚乎其亦已矣夫

孰知余心之哀怨

詳稿

道清一案詳稿

代懿誦弟作

卑職卷查得本年正月十五日據在城地方馬盤龍趙文煥報稱長蘆坦娘娘廟尼僧道清於十三日夜投井身死不知何故理合報聞等情卑職隨即帶同伴作至長蘆坦驗視實繫投井身死并無別傷當場喚本庵尼僧道興道明等訊問投井情由供稱繫老尼僧之甥孫王虎臣因老尼僧在日素於庵中往來是日為老尼僧上墳即於本庵留宿飲酒與道清炒嚷道清半夜投井身死道清之父孫自福亦供繫王虎臣炒嚷憤怒以致其女身死并無別故懇具詞攔檢免去尸衣并訊隣佑約地口供皆同卑職隨



即通報在案別將王虎臣押候批審於本月二十日道興道明控稱王虎臣半夜赤身露體凌辱道清以致投井等語本月三十日孫自福又控稱王虎臣半夜扭門露體凌辱以致其女自盡等語卑職合兩控詞與當場初供前後頓異其中必有別情即拘在庵僧衆及隣佑約地人等當堂逐一研審道興道明所供與初供不殊及在庵四尼僧小尼興林等亦俱供王虎臣止因留宿飲酒與道清炒嚷并無扭門露體凌辱等事再訊道興道明控詞所稱據供原繫孫自福逼使誣告實無其事而四尼僧及小尼興林則細敘本末乃因老尼僧在日王虎臣素與道明有姦孫自福亦以其女在庵之故常相往來亦與道明姦好皆非一日老尼僧既死道清繼主庵事其人潔清不容污穢深

恨其父所為不能禁止而又以其父之故并王虎臣不能驅逐屢與道興勸誡道明道明不自悔改反以上弔恐嚇道清積憤已久常自痛哭期於必死是日觸於一怒遂致捐軀四尼僧興林等當堂供吐歷歷如繪及訊道明并道明之母一一情真自認不諱道明供已有孕五月道明之母供孫自福付與打胎藥轉付道明而王虎臣孫自福狡口不承各行嚴訊始自招認續奉撫都院趙批示飭令卑職查明致死確情詳奪等因卑職又拘齊在庵僧衆并隣佑約地人等逐一研審皆與前供不異道明王虎臣孫自福亦皆俯首無辭卑職看得道清之死因炒嚷憤激所致自王虎臣之罪而究其根原實孫自福有以致之自福不痛其女之死而反以妬奸之心為誣告之舉妄捏虛詞冀



白曰草堂存禾 卷一  
圖索詐且不難以其女皎然之軀加之誣蔑此其人真狗  
彘之不若者矣王虎臣和姦威逼兩罪從重科斷擬以威  
逼孫自福誣告人命本應反坐姑念其女已死從寬免究  
至和姦之罪不容更免與道明各依本律案自福繫河間  
營兵別牒呈協鎮革除糧名正在詳擬解審於本月十一  
日孫自福兄孫自德具控陞府憲臺詞稱王虎臣逼姦致  
死并李四楊三朋謀勾引等語蒙批秉公確審卑職遵即  
拘喚孫自德繫河間人隔屬抗不到案孫自福具詞願代  
質審乃提一干人犯當堂訊問李四楊三供稱從不與庵  
中往來只因曾與王虎臣相識道清死後孫自福在鎮與  
王虎臣打鬧不已將王虎臣拉回自福懷恨并欲扳累索  
詐是以自德有此誣控自福前控詞具在并無一字及此

則自德之誣可知庵中僧衆及在鎮人等僉供此事與李  
四楊三毫無干涉實因自福挾恨索詐暗令伊兄有此誣  
控而孫自福則供實不知情繫伊兄所為并無朋謀勾引  
等事已敘供另文詳覆在案其王虎臣孫自福道明俱詳  
擬解審於四月二十二日奉大部堂牌為行查事據孫永  
亮控稱楊三王虎臣李四見道清年少逼姦自盡投尸井  
中希圖滅跡又惡等畏罪夤緣將叔自福刑禁勒令攔詞  
等語飭令查報卑職遵查孫永亮亦繫河間人兩次關提  
堅匿不至其孫自福王虎臣等已經解府孫自福又在府  
脫逃無從質審所控逼姦自盡投尸井中前後供詞明白  
皆無其實至於刑禁勒令攔詞尤屬不經卑職屢次訊審  
詳擬定罪何至三月之後更云攔詞其為虛妄不問可知



除一面關提緝拿外於六月初五日奉撫都院趙批允照擬發落陞府行知到縣卑職以孫永亮孫自福俱不到案無從質審奉部行查難以久稽即於六月二十二日具敘前後情詞并奉批准詳擬緣由申覆大部而孫自福於在府脫逃之日即更赴部妄行捏控奉部咨查於某月某日蒙撫都院趙飭令查覆卑職具文詳覆在案於八月初八日又奉巡道李飭查并提申部原文卑職奉調公出典史由仕威備文申送在案今又奉撫都院趙准刑部咨查并匿報越申等情嚴飭查覆卑職以人命重案豈敢輕率前後歷審情真實無他故王虎臣雖以炒嚷之故致道清憤恨投井然實無逼姦之事其扭門露體本屬謊詞擬以威逼已足蔽辜孫自福與道明和姦四尼僧及興林當堂供

叶彰彰耳目豈得置而不問其與王虎臣俱刑訊羈候亦非有枉至李四楊三本無風影自福索詐不遂挾恨扳誣卑職身為民牧豈敢以無端人命累及非辜自福前後控詞互異日月皆可考據道清之死在正月十三日而自福之控王虎臣在正月三十日自德之控李四楊三在三月十一日使王虎臣果有扭門露體之事自福何不控於卑職相驗之時而直遲至半月之後使李四楊三果有朋謀勾引之事自福何不控於卑職審理之時而并遲至兩月之久其為索詐明白無疑倚恃營伍凶悍貪詐始而扳誣繼而狡脫四布黨與無端控告口含毒血隨意噴灑即在卑職屢被誣搆合前後情節觀之亦有不待辨而明者矣至直隸州縣大部多有行查徑令申覆卑職因循舊例不



更詳考冒昧之罪所不敢辭謹遵憲諭永為後戒其玩忽  
經承已責懲訖若大部行查發落之期乃孫自福在部之  
日明有假捏朦混卑職原申只備敘撫都院批准發落飭  
縣遵照非謂已經發落即道明有孕於產後百日的決豈  
能預於六月五日便行枷責其六月五日乃奉院憲批示  
之日此時自福已逃正在緝拿以非大部行查所及故不  
贅敘以繁案牘非有假捏朦混也理合備具始末據實詳  
覆申請憲臺核轉除申部原文已經錄送外為此備由另  
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按此所敘差為明白然細考原供則於情事猶未得其  
真也王虎臣素與道明姦好是日自李楊兩家拜節飲  
酒而來借名上墳實為道明留宿沽酒意蓋晚然道清

不訖兩相忿爭而道清挾道明與共宿重違其意故中  
夜有赤體扭鬥之事其逼姦在道明不在道清也道明  
既不可出而道清與為抗拒虎臣乘醉遂有詈辱此道  
清致死之由平日積憤已久而激於一怒以速其死則  
虎臣威逼之罪自無辭也孫自福既亦與道明通有所  
護惜又欲藉其女以圖索詐其令道興道明控狀而不  
自控則姑留以為地而又慮訊鞫之下虎臣與道明真  
情必當呈露故反令道明控王虎臣以掩其跡至於再  
控不准乃不得不自控而道興道明兩控詞俱稱不知  
何人朋謀勾引自控則反無之疑此時已有成說一入  
控詞恐沮壞其事又以風影牽告本無其實若經訊鞫  
必可解脫故止攻王虎臣以相驚動蓋已不暇為道明



計至四尼僧與興林當堂供吐并自福姦情一并敘出  
則其所萬萬不及料也自福虎臣同刑禁擬罪李楊等  
皆晏然無事前說當不復理自福深懷忿根謀翻成案  
故令孫自德於府控告始及李四楊三朋謀勾引等語  
蓋既恨前說之見欺而又疑李楊輩實有闕說以啟其  
機不復影射直出姓名為牽連扳誣之計及府再駁審  
如詳核轉則自福計窮更越控大部其前後情節如此  
是虎臣之赤體扭門原非虛詞特無逼姦道清之事而  
自福以護惜道明不肯明言其故反以誣及其女其遲  
至半月以後始控王虎臣遲至兩月以後始控李四楊  
三一則礙於護惜一則惑於索詐迴惶不定自納敗闕  
今為一一指駁自福當無以置辨然其真情則實有未



